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1月15日第1期 总第211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11期

目录

【专稿】

启 之 重新寻找立足点——文化清理与文化重建

【重评经典】

梁幼志 《南征北战》的美化与丑化

【评论】

姜学斋 《教育叙事》：“女附中的劳动教育”浅议

乔晞华 勒庞“乌合之众论”的破产

——介绍一本批判“乌合之众论”的英文专著

【考证】

唐 燕 戚本禹的谎言——关于“撤销工作组大会”的不同叙述

【述往】

王晓林 一道难解之谜——戚本禹最后的手札

【书讯】

潘袪病 “岁月女附中丛书”：《教育叙事》和《口述春秋》问世

【文摘】

叶维丽 水滴虽微 渐盈大器——记弟弟叶维佳

【编读往来】

小鹰来信，老方有答

【资料】

《记忆》2016、2017年总目录

【本刊声明】

【专稿】

重新寻找立足点

——文化清理与文化重建

启之

新经济与旧政治结合，造出持久的文化乱象——明知个人崇拜祸国殃民，那些为个人歌功颂德的“红色歌舞”仍旧颁奖评优，代代相传。明知农业集体化让国家吃了大亏，那些鼓吹合作社的作品，仍旧在文艺史中占据高位。说的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干的是禁止出版，海关查扣；说的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干的是否定人类共同拥有的“普世价值”……

结束文化乱象，首先要做的是文化清理：突破主流话语的束缚，重新评价“红色文化”。分析其中那些是普世的，那些是一党的，查明“红色基因”在正义性、合理性掩护下的毒副作用。揭示它们在历史上造下的恶行——以“忠君爱党”之名，将国人愚昧化；打着“解放全人类”的旗号，陷入于乌托之邦；在某种思想主义的蛊惑下，让人们以自相残杀为荣……

其次要做的是，用毛时代的历史，对照改革开放，解答这样一些问题：如何评价马克思的学说？如何评价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中国的几代精英，以追求民主始，以制造专制终？为什么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组织，在延安整风以后，就盛行造神造假，且至今不衰？为什么毛时代盛行的说一套做一套，在今天越演越烈？……

清理是为了立足，有了立足点才能谈上文化重建。重建的基础是民主政治，而不是“厉害了我的国”。重建的标准是普世价值，而不是“党文化”。重建的成果来自于自由心灵的创造，而不是来自于“国家订货，组织生产”。重建的目的是彻底荡涤文革的遗毒，而不是重振毛体制，复兴“红色文化”。■

（此文另有微信版）

2018年元旦

【重评经典】

《南征北战》的美化与丑化

梁幼志

《南征北战》是革命战争片中的经典，是极少数没有被江青点名批判的影片之一。它能在“毒草电影”的大批判中毫发无损，名列“老三战”，且在电影史上长期占据着“准史诗”的位置，并被擅长鸡蛋里挑骨头的江青下令重拍，¹在在说明这部影片有独具的优势。

确实，它是第一部将十七年电影的四大母题（歌德与效忠、革命与斗争、英雄与模范、新旧对比）完美结合的影片。“这种影片不以精细的人物性格塑造为基点，不强调以人物性格冲突展开戏剧性情节，而是在叙事格局中完成着一个重大主题——对毛泽东战略思想强大威力的展示。”²

—

《南征北战》写了真实——国军大败，共军完胜。毛的战略思想确实了得。但是，影片也背离了真实——美化胜者，丑化败者。亲自指挥过这次战役的陈毅，给《南征北战》的编剧提过三次修改意见，主要有二：

一、加入“一个解放军团长，在大踏步后退的时候，搞不通思想，丧失了胜利信心，临阵脱逃，叛变投敌，最后在我军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又俘虏了他，使他受到军法审判。”

二、“表现敌人也应该采取现实主义的方法，如果敌人是顽强的，就不应该把他写得不堪一击。”

陈毅的意见，三个编剧“都没有勇气写，脑子里清规戒律太多，所以只写了一个战士由于对运动战思想不通，从主力部队开小差到地方游击队的情节。”尽管如此，“在层层

¹ 孟犁野谈到，编导们拍这部影片的本意是阐明毛泽东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科教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见《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

² 章柏青、贾磊磊主编：《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上，第22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

审查过程中，剧本有几处被要求必须修改：

一、关于高营长和游击队长赵玉敏的爱情，受到“在战争艰苦的情况下，一个军人怎么能够跟一个地方女同志谈恋爱”的诘难，只好修改成后来的那种似是而非的关系。

二、剧本结尾原先写奉命插入敌后的张连长，为阻击敌人突围壮烈牺牲。审查意见认为“正面人物不应当牺牲”，剧作者只能忍痛删除了；

三、剧中原来所写唯一对运动战思想不通的战士王春开了小差，审查机构要求修改。理由是：“让一个战士的思想发展到开小差，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失败。”结果修改为没有开小差，变为我方全部是正面人物出场。¹

二

美化胜者，丰富了毛时代国片的总体特征，强化了“歌德与效忠”这一母题。它为革命战争题材开了一个坏头——不准写中共军队的失败和缺点从此成了雷打不动的规矩。六十年代初，正在为改编小说《红日》而忙碌的汤晓丹导演，收到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的一封亲笔信。信上说，“描写涟水战役，必须是我们主动战略撤退。小说写了真实，不但战士内部反映不好，大家对作者也持批评态度。”三十年后，汤晓丹承认：“小说搬上银幕，如何写涟水战役是原则问题，他如此关怀，我只好照改。”²

王必成要求汤晓丹隐瞒解放军吃败仗的理由有两条，一条来自于下面：“战士内部反映不好。”一条来自于上面：“大家对作者也持批评态度”。在战士看来，解放军怎么能打败仗呢？在领导看来，承认解放军打了败仗有损军威。

这种文艺观和群体心理为激进派的反现实主义奠定了社会基础。1966年6月，江青在全军文艺创作会议上给三十多部革命战争片开列的两大罪名——丑化我军，美化敌人——

¹ 顾育豹：《陈毅与电影〈南征北战〉》，载《神州》2008年第9期，第19-22页。

² 汤晓丹、蓝为洁：《汤晓丹和他的影片》，载《电影艺术》，1999年第6期。涟水战役发生在1946年10月至12月。地点在苏北涟水。交战的双方，一是粟玉、谭震林领导的华中野战军，一是张灵甫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整编74师。是年12月，74师攻陷涟水城，华野败走山东。王必成当时是华野六师的师长。因涟水失守，伤亡惨重，受到处分。吴强写的长篇小说《红日》如实地描写了这一场战役。详见百度百科“涟水战役”。

就是这一文艺观的进一步展开。“三突出”、“高大全”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是什么教育使南京军区的指战员齐心协力地歪曲历史呢？是什么文化让二百多位军队文艺精英赞成江青开列的两大罪名呢？又是什么力量令举国上下歌颂“三突出”呢？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些结果来自于毛时代的“正能量”的长年浸润，而这其中《南征北战》与有功焉。

三

上述美化和丑化在将事物平面化、简单化、浅表化的同时，也把人们的思维同质化。我们不妨设问，如果《南征北战》的编导，按照陈毅的建议修改剧本，那么，留给观众的将是什么呢——人们会从解放军团长的叛逃中，看到真实的士气；看到战争的叵测和胜利的来之不易。人们也会从这位团长的被俘之中，看到命运的悲剧，政治思想工作的局限；从而领悟到世间万物的复杂。与此同时，人们还会从中学会尊重真相，尊重历史。

面对批判《武训传》的严峻形势，陈毅深知，这部片子能通过审查，已经是很幸运了。不过，他还是忍不住对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发了这样的牢骚：“一个战士开了小差，就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失败？那张国焘开了大差，投降了蒋介石，能不能说我们的政治工作垮台了呢？……对艺术要求不能形而上学、吹毛求疵！”陈沂报之以苦笑。³⁰多年后，惨遭文革迫害的陈沂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发了一个比陈毅更大的牢骚：“现实生活中，‘副统帅’的叛逃震惊了世人，岂止写一写‘战士开小差’、‘团长叛变投敌’？¹

砍掉“爱情”、“牺牲”及“开小差”等来自生活的《南征北战》获得了如潮的好评，意味着伪现实主义的登堂入室，标志着以假为真的艺术观成了毛时代文艺的评价标准。陈毅、陈沂是党政军高官，他们的无可奈何，说明中共自身的纠错能力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经不复存在。由此，我们明白了，激进文艺为什么会做大做强。■

¹ 顾育豹：《陈毅与电影〈南征北战〉》载《神州》2008年第9期，第19-22页。

【评论】

《教育叙事》：“女附中的劳动教育”浅议

姜学斋

《教育叙事》是“岁月女附中丛书”中的一本，内容是记述文革前北京师大女附中的语文、数学、体育、音乐、思政、劳动等课目的教学。因为我一直关注“红色文化”，所以先读了书中的“劳动教育”一章。“红色文化”在特点之一就是“工农化”，而这一章其实就是从教育角度讲述毛泽东时代是如何通过劳动教育，把中学生工农化的。

一、民国教育：脑力和体力不可偏废

清末民初之交，中国的教育从传统转向现代。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职业技能成为新式教育的内容之一。1912年教育部将手工课列入《中学校令实施细则》，其用意即在此。当时很多中学因条件限制未能执行，而女附中的创办者欧阳晓澜先生全力践行，除手工外，还加设了家事、缝纫、园艺。把劳动课引入中学教育。女附中以“勤慎”为校训，将“我们努力读书与做工”写入校歌，如此章的作者刘进所说“体现了脑力和体力不可偏废的教育追求，以及对劳动的尊重。”（《教育叙事》页285）。

民国时期的主流教育思想，是培养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这种人不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旧式文人，而是具备现代精神的知识精英。他们知道劳动有高低之分，但是受过自由平等博爱的熏陶，知道应该以人道主义对待工农。他们崇尚脑力劳动，甚至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是也崇尚自食其力。他们鄙视体力劳动，但也重视体力的强健，而把必要的体力工作看作现代人必须的课程。

二、红色教育：“长大要当工农兵”

中共建政后，各个领域都破旧立新，新的意识形态深入到教育之中。使办学目的、培

养目标和课程设置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的办学，不再是面对社会，而是面对工农兵。学校不再是培养知识分子，而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与此相适应，在课程设置上，文化课的地盘缩小，思政课和劳动课日益坐大。教育思想在这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教育部门把劳动课纳入课程之中。党管一切，所有的学校都要组织学生们参加体力劳动。民国时期学校教育中长期存在的各行其事的状况不复存在。到农村去干农活，成为最便捷的开课方式。

第二，劳动不再是培养职业技能，而是为了让学生改变立场观点。劳动也不是以“勤”治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¹而成为衡量学校思想工作的重要指标。仅仅尊重劳动已经远远不够了，让学生热爱工农，接受工农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以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才是党和国家赋予劳动的时代精神。“一颗红心，多种准备”，“长大要当工农兵”。

第三，与此相适应，学校教育中的劳动时间增加，文化课相应减少。教育当局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和规定。如1957年北京市教育局修订教学计划，要求学校“每周劳动时间为半天，生产劳动课可利用此时间。”“为了达到上述要求，适当减少历史、地理和生物课的授课时数。”（《教育叙事》页290）。1962年教育部通知，要求“城市全日制中学应该保证全年教学时间九个月，劳动一个月。”1963年教育部要求“必须加强对学生假期为农业服务的思想教育，加强生产知识的教学。”

第四，抬高体力劳动，打压脑力劳动。最后走向了反智主义，读书无用。这是一个由渐变的思想/社会的改造过程。开始是抹杀脑体的差别，把两者说成是同等的，没有高低之分。如1954年4月6日，教育部、高教部联合发文：“一切劳动都是光荣的，社会职业只不过是劳动上的分工，它们之间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²进而把区分脑体劳动视为资产阶级思想。1954年3月5日女附中教务处副主任卞仲耘老师给全体团员讲话时说：

¹ 民国时期，女附中以“勤慎”为校训。意为“勤则不匮，慎则寡过”。

² （《对高中毕业生进行关于升学的思想教育的通知》，《教育叙事》页299。

“所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是资产阶级所遗留的文化高低之分。”《教育叙事》页298)。

体力劳动借着工农的光，上升到脑力劳动之上。知识分子在政治等级上，被排到了工农后面。读书不吃香了，主流话语整天鼓吹到工厂农村去。到了六十年代初，高中毕业当一辈子农民就成了潮流。1960年女附中出的《劳动》第二期上刊登了一位高中生的活思想：以前“我心里不愿意长期从事农业劳动，作一辈子农民。……我愿意的是成为一个能劳动的知识分子就行了。这种思想的产生，是因为在我脑子里还存在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资产阶级思想，认为体力劳动是最简单的，而脑力劳动是复杂的、伟大的，把劳动分成了等级。……我一定听党的话，一旦党号召我去农村，我将欢欣鼓舞，踏踏实实地在农村干一辈子，成为一个新型的农民，向邢燕子学习。”（《教育叙事》311页）

到了这个时候，就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五七干校”不远了。

文革后，教育思想又回到了民国。在承认劳动有脑体之分，高低之别的同时，尊重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体力劳动被放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工农化变成了知识化——用了几十年绕了一个大圈，如今又回到了欧阳晓澜先生的出发点。

三、知识分子“工农化”是开历史倒车

工农化其实就是农民化，让知识分子农民化，让城市农村化既违背历史潮流，更违反客观事实。事实上，知识分子是农民的教育者，农民是受教育者。

“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向贫下中农学习，不但违背马克思对农民的评价和列宁的灌输论，而且也与客观事实和历史潮流背道而驰。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证明，知识分子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人数愈来愈多，也愈来愈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农民则相反，那种被马克思描写为生产落后，思想保守，留恋过去，缺乏自信，寄希望于清官好皇帝的农民，必须走向衰落和消亡。当然，知识分子了也不应该高高在上，看不起农民，而应当虚

心学习农民的长处。但是依发展的观点和就整体来说，更多和更主要的还是农民向知识分子学习，走向现代化。因此，提出知识分子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号召，以及按这个精神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啦，迁移大批城市居民下乡务农啦等等，实质上都是倒退的，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不但对这个群体和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损失，而且直接影响和妨碍社会进步。”¹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中有一个小资王国，与农民格格不入，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觉得脚上有牛粪的农民最干净。何方说得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不会也不应该改造成农民的，我就不相信毛泽东住的中南海会允许脚上带牛粪的农民进去，也不相信他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各地住所和游泳池旁的红地毯上能够让贫下中农走来走去。如果真正实事求是的话，说的和做的完全一致的话，就应该承认，知识分子代表文明和进步，农民表现了愚昧和落后。”²

结语

这本书的作者多为《记忆》的撰稿人：冯敬兰、朱晓茵、罗治、李红云、刘进。几年来，她们遭遇的挫折和打击，我时有耳闻。在感佩其执着坚韧的同时，也为我的母校北京四中惭愧——这所与女附中齐名，培养出林立国、薄熙来、孔丹、刘源、马凯、俞正声等大人物的中学，在反思文革，总结历史教训方面，不能望女附中之颈背。

披阅之际，我时常想起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明知这套书也跟《远去的女附中》一样无法出版发行，编撰者不屈不挠，“扼住命运的咽喉”；以柔弱之躯，扛起时代的铁门，为这一浮夸喧嚣的世界投下了一束异样的光。■

¹ 《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下），页430，明报出版社，2007年。

² 同上，页431。

【评论】

勒庞“乌合之众论”的破产

——介绍一本批判“乌合之众论”的英文专著

乔晞华

研究文革的著名学者徐渔友在十多年前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提议。他说，我们搞研究不要老是另起炉灶。意思是说，我们要了解同行的研究进展，不要重复人家的研究。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是放在首位，说明其重要性。所以我们在做研究时，不仅需要知道别人的研究，也需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所依据的理论在学术界的地位。

2016年6月，在洛杉矶召开的国际文革研讨会上，我曾指出：在“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的争论中，两个学说所基于的理论早就过时。我们应该跟上西方学界的发展。本文主要谈谈“一个文革说”基于的理论“乌合之众论”。

“一个文革说”暗含的假设，用陈子明的话说，就是“毛是骗子，造反派是疯子，逍遥派是傻子。”此说在解释民众为什么参加文革时列出了几个原因：受蒙蔽、不明真相、受蛊惑、受欺骗等等。换言之，民众的智商不高。

支持这一假设的理论就是“乌合之众论”。这是社会运动学的第一代理论，曾在学界占据统治地位达半个多世纪（笔者注：现在已经发展到第三代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心理学家勒庞。他在1895发表了一本极有影响的著作，叫做《乌合之众》。1999年国内出版了它的中译本。此书目前在中国有许多版本，为广大的中国学者所喜爱。有的学者感叹，虽然勒庞一百多年前写的是法国革命，其实就是写中国的文革，太精彩了。

“乌合之众论”的基本观点是：人在独处时是理智的，但在聚众的情况下，就失去了理智，显得低智商、易受操控。换句话说，是“聚众使人疯狂”。美国的社会学家布鲁默

提出了循环理论，试图解释“聚众使人疯狂”的原因。布鲁默认为，当人处在聚众之中时，人们互相影响导致严重后果。假如路人甲处在第一级水平的兴奋和躁动，他的言行被路人乙和路人丙等人接受，乙和丙等人受到影响，发展成第二级水平的兴奋和躁动，而他们的第二级水平的不安和躁动又反馈给甲，甲进入了第三级水平的兴奋和躁动，甲的状态又影响到乙和丙，使他们进一步升级，达到第四级的水平。这样无限循环下去，聚众就失去控制，演变成社会性的骚乱。著名作家王小波曾用物理学中的“自激”来描述这一现象，讲的是同一个意思。

“乌合之众”的理论听起来挺有道理，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该派的学者越俎代庖，在替参与者解释和分析，最后断言是怎么回事，却没有去直接询问当事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做。例如，勒庞的《乌合之众》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而他写这一著作时，当时的参与者早已去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的学者开始了实地调查，他们用实证和实验的办法，证明了民众在遇到飓风、洪水、龙卷风、火灾、爆炸、地震等灾害时人们并未失去理智。当出现混乱和动乱状况时，民众的表现显得更有目的性。

举中国的文革为例。文革中的第一号造反领袖聂元梓，她的造反是被逼出来的。她的回忆录以及最近发表的王复兴写的《抢救记忆》一书对此有详细的说明。聂是北大校长陆平请来的中层干部。按理说，她是陆平的人。但是由于聂对陆平的官僚主义作风提了意见，受到陆的打击报复，要把聂等人发配到农村去，永远不调回来。聂等人也做好了在农村了此后半生的准备。谁知毛发动文革，为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完全是利用机会做最后的拼搏。以前有传说讲，聂贴大字报是受康生老婆的指使。但是根据目前发表的材料来看，大字报完全是他们的自主行为。他们不是毫无道理的胡闹，更不是低智商、被操控。聂早年参加革命，有文化，有头脑。要不然，她在文革前怎么可能当上北大哲学系的总支书记呢？

文革中的第二号造反领袖蒯大富也是如此。他虽然出身好，但是由于爱提意见，已经被当权派视为异己。在王光美的指使下，蒯大富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是中央文革救了他。

蒯的造反绝非胡闹、低智商，而是绝地反击。蒯在文革中做了许多错事蠢事，最严重的是他下令对进校的工宣队开枪。但是，这一鲁莽行为不是因胡闹和疯狂造成的，而是出于他对形势的误判——他不认为毛会派人来压服他。他一直以为有黑手。当毛告诉蒯，黑手就是他本人时，蒯再也无话可说。如果蒯大富知道工宣队是毛派来的，他还会下令开枪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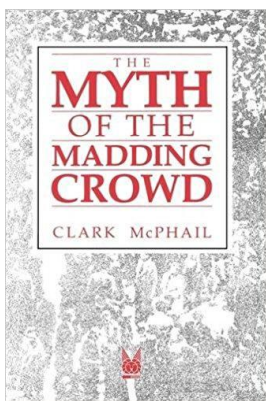
在现在看来，当年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愚忠行为是非常荒唐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也同样是理性的选择。试想，大家都在跳，你敢不跳？大家都在早请示晚汇报，你敢一个人躺着睡觉？由此可见，在这类事情上，民众是通过权衡做出的选择，不是没有经过头脑考虑的胡闹。

在文革的群众运动中，民众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智慧和睿智。例如，1966年9月28日的南京外国语学校王金事件（见《记忆》第156期和《昨天》第65期）中，王金所在的建筑工程队是个阶级成份复杂的单位。历史上有问题的人相当多，占90%以上。造反派出头露面的都是出身相对好一些的，那些有明显历史问题的人只是幕后参与，并不公开抛头露面。当时红卫兵如日中天，没有人敢公开与之对抗。造反派采取了非常聪明的策略。他们把打人凶手叫做红卫兵的败类，声称广大红卫兵是好的，只有这些凶手是坏人，避免了打击面过宽引起红卫兵反弹的可能。同时他们一再提出杀人偿命的口号。这一要求，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合理的，当局不能无视。而且造反派趁着当时打走资派的浪潮，将他们的矛头对准省、市委，硬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凶手，把当权派逼入死角。当局抓红卫兵也是为了自保。造反派还分化瓦解当局内部人员，促使一些知情者站出来造反，把当局内部的秘密公布于天下，使当局更加被动。不可否认，当时的局势有利于造反派。但是造反派趁势造反、策略英明、时机把握及时确保了斗争的胜利。这样的行为绝不是无知群氓的表现。造反派的造反不是盲目的。

文革结束后，那些造反精英全都打入十八层地狱，造反派被泼尽污水，人们避之不及。相对而言，西方的造反学生却幸运得多。这些左翼学生闹完后，做学问的成了学术精英（如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左翼人士阿兰·吉斯玛），从政的成为政治精英（如德国副总理外交

部长费舍尔)。文革研究者徐海亮就说过,当前欧美各派一大批政治活动家,当年曾是左翼学生运动的领袖。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决不是胡闹和没有理智的疯狂行为。

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文革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人们在文革中的行为是有目标的行为,不是盲目的。如2017年出版的由宋永毅主编的《文革五十年》一书中,徐海亮写的关于武汉文革的问题,就说明造反派造反不是毫无目标的胡闹行为。他们在运动中为自己的利益进行了一场博弈。董国强对南京和江苏省造反派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材料证明,文革中的民众是理性的,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



在西方学界,“乌合之众论”早在上世纪的70年代已经被其他理论所取代,淡出了理论界。有位西方学者曾不客气地说,该理论是“被不名誉地赶出了理论界”。说句不好听的话,该理论在西方学界早就是只“死老虎”。我向大家推荐一本1991年出版的英文专著,叫作《使人疯狂的聚众之迷》(*The Myth of Madding Crowd*,封面见左)。该书的作者是Clark McPhail教授。他是位在社会运动学领域内相当有名气的人物。这本专著系统地总结批判了“乌合之众论”。该书是James Wright教授主编出版的一套社会学丛书中的一本书。而James Wright教授正好是我读博时的指导老师。

我告诉James Wright教授,“乌合之众论”目前在华人学界挺有市场。他马上与该书的出版社(Transaction Publishers)联系,要这家出版社立即组织人力翻译这本书。他告诉该出版社,如果这本书的中译本发表的话,肯定也会风靡一时。这本书的中译本如果能早日与中国读者见面,我相信此书会使中国人重新认识“乌合之众”的理论。我在拙作《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中并没有例举很多例子来证明我的观点。我只是介绍了西方已有的成果。中国学界不需要把西方人在50-60年前走的路再重走一遍。■

(此文另有微信版)

【考证】

戚本禹的谎言

——关于“撤销工作组大会”的不同叙述

唐 燕

—

《1966年刘少奇最后一次在万人大会上讲话》

作者莽东鸿——摘自《党史博览》2013年第3期

7月29日大会的几个特别之处

自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决定广播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以后，全国的大学、中学，立即掀起造反风潮，许多学校的领导、教师被指责为搞“反革命修正主义”，并遭到造反学生的侵害，人格受到侮辱，教学秩序被破坏。为了维持秩序，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6月3日决定派出工作组。

7月18日返京的毛泽东，听取了刘少奇等人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以后，决定撤销工作组。

7月28日，根据毛泽东指示，以中共北京市委名义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简称《决定》）。7月29日下午，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这个《决定》。

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并向1万多人讲话。一周前，7月22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百万群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份发表了援越声明。而到了11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的时候，刘少奇身为纪念筹备委员会主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也没有被免除，但只有出席的资格，没有了再向万人发表讲话的机会（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致开幕词）。

7月29日的大会有几个特别之处：宣布北京市委《决定》的会议，除了时任北京市委

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宣读《决定》以外，还有三位中央领导人即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出来讲话，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参加；以北京市委名义发出的这个《决定》，实际上也是针对全国工作组的；会议将近结束时，毛泽东突然露面、离去，没有一句话，更没有理睬刘少奇，学生们只知道欢呼雀跃，狂呼口号。一些党政干部则看出了问题，感到不解、忧虑。

《人民日报》当天发表的社论是《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看起来是为了配合当天的大会。文章指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只有自始至终当群众的学生，才能永远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领导运动朝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方向前进。”

会议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中学生

在京的中央领导人朱德、董必武、陈毅、李富春、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包括陶铸在内的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江青等人，都出席了会议。廖汉生回忆：“我们一百来位委员只是坐在一个角落里，旁听和学习。”

参加会议的主体是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文革积极分子，还有正参加团市委举办的“首都中学生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集训班”的学员。中学生占绝大多数。

学生代表有些是当天来自附近县城“夏收前线”的。时为北京四中的学生陈凯歌回忆那时情景：当天，参加夏收的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华里，“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组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

在学校被工作组关押了18天的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被用小轿车送到人民大会堂。蒯大富回忆，他听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讲，毛泽东说了“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当时我连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摘啊，兴奋得不行，后来就去了人民大会堂，见到毛主席就表示不是反革命了。”

参加会议的总计1.5万人，将大礼堂一、二、三层座席挤得满满的。

李雪峰宣读《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先后发表讲话大会由李雪峰主持。

首先，李雪峰宣读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毛泽东修改、以北京市委名义公布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还宣布了撤销郭影秋（当时承担派遣工作组的具体事务）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上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才一个半月即被撤职的郭影秋后来回忆说：“当我听到对我撤职的决定时，心头涌起莫名的愤懑与苍凉。”

之后，邓小平、周恩来先后发表讲话。

……（略）

周恩来说：6月上旬，北京新市委成立，因此群众一方面敲锣打鼓庆贺，一方面要求派工作组。我们匆忙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对学校我们过去没有经验，特别是政府派去的工作组。很多工作组工作方式就是老一套，小平同志刚才讲了，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绝大多数工作组主观要求是好的，但方法不对，效果不好。

周恩来说：运动之所以出现由开始时的轰轰烈烈转为中间的冷冷清清，一是因为我们做领导的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有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估计不足，就是怕乱，因为青年人批评起来，辩论和斗争的界限就很难定。二是因为对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但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主观愿望上是要搞好的。就是因为工作方法老一套，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嘛！不是主观上一定要做得不好。

刘少奇：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刘少奇说：我同意刚才邓小平、周恩来同志他们两位的讲话。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党中央的总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时，刘少奇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办，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

央的其它工作人员也不晓得。主要的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你们要学习，我们也要重新学习。

他说：怎么革命？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只能讲这个办法，更具体的办法你们同学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现在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向你们学习。……我相信，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定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特别是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希望你们真正地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希望你们在这次运动中更多地熟悉、更多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更努力地学习。

他接着说：刚才邓小平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只是一小撮，不是很多的，有一些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第三个，进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方针。这三件事我们都不熟悉，我们都不能做，更主要的是靠我们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你们来做才能搞好，请你们做。

刘少奇就派工作组问题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责任。他说：刚才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同志已经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这种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他还说：今天我可以向你们提点建议，请你们考虑、斟酌，由你们决定。

他强调了“要保护少数”：你们运动中要保护少数，意见不同的要保护，因为以后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要讨论，有时候要辩论，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刚才周恩来同志讲了，辩论会和斗争会很难分，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辩论会上发生各种可能，那么你今天是多数，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在另外问题上可能是少数，不正确的意见是少数，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

他说：我已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意见我讲的并不错嘛，也是少数，毛主席也是这样，

很长的时间是少数，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运动才能正常。……为什么要保护少数？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好人，当然也可能保护少数坏人，少数的坏人贴大字报，写反革命大字报，写反动标语，发表反动言论，也要保护，也只是写了几张大字报，贴了些标语，说错了几句话，做了些错事，和右派、反革命不一样，要多教育、保护一些时候，让他多搞些活动再作结论。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写了这么个口号——“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这是保护性拘留，如果你们保护他，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不妨碍大局嘛！过后再作结论。……也可能保护坏人，保护一下，保护一个月不要紧。我们无产阶级天下是不会垮台的。……我就是一点建议，是否同意你们考虑，请你们作决定。

李雪峰回忆：“我当时主持大会，十分紧张，有些话我都没有听清。”

他的妻子翟英，对刘少奇的一些讲话，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雪峰记述，翟英当时坐在台下，听得比较清楚。她听到刘少奇讲：“反对毛主席也不一定是反革命。”……（中）

清华附中学生宋柏林的日记，则反映了与会学生的激动心情：

“会议开始，李雪峰讲话，宣读了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然后宣布：‘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讲话。’

“我们不禁大喜，真是太幸福了，能听到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太好了。小平同志全面地谈了文革的形势、经验、教训，这是一篇新的总结。小平同志讲得很严肃，是念稿子的。不很长，精悍。

“小平同志讲完话，雪峰同志又宣布：‘现在请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讲话。’这出乎我的意料，本以为听了小平的报告就十分了不得了，没想到总理也讲话了！……总理讲得很随便，像是在聊天，又风趣。领袖们真是太谦虚了。……总理讲完了，这时雪峰同志又宣布：‘现在请中共中央副主席……’还没说完，我们已经高兴得跳了起来，拼命

地鼓起掌来。这时，刘主席走向讲台，总理、小平同志首先起立鼓掌，我们一起都起立，掌声经久不息。这真是幸福！！刘主席讲话也和拉家常一样，太谦虚了。领袖们都是这样，一再表示要当小学生，向大家学习，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并说：自己过去只懂一点儿，还不如你们，后来在斗争中学，失败中学，现在才懂得了一些。这是多么多么谦虚的品质啊！我感动极了。领袖们对我们多么信任和关怀啊！真是最大限度地放手发动了群众。少奇同志讲话很生动，手势很多。最后，他高呼：‘革命的师生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的突然出现与离去

大会将近结束时，毛泽东以突然出现、退出和一语不发的方式，会见全体代表，既表示他对撤销工作组决定的肯定，也表达了对刘少奇的态度。

一些人的回忆，有所差别，但所反映的基本情况，都很有意义。

穆欣（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回忆：“会议中间，我偶尔走到主席台后面时，见毛泽东正坐在118室门外椅子上谛听前台的讲话。我见他跟我打招呼，便问他怎么不到前台，他微笑着摇摇头。回到前台，其它曾到后台见过毛泽东的同志都在猜他出不出来。这时刘少奇正在讲话。”“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从后台走出来。疾步行走带出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刘少奇正弯腰去捡拾，毛泽东已到舞台的前沿向众人招手（他没有说话），全场响起震耳的欢呼声。”

李雪峰的回忆是：“会议刚开始，毛主席就到人民大会堂，在后台走来走去，一直在听前台同志的发言。我递了个条子告诉刘少奇，可是刘少奇正在讲话，比较激动，没有注意到。”“少奇讲完后，毛主席突然走上主席台，同群众见面。台下的群众掌声雷动，鼓掌长达10分钟。毛主席没有讲话。”

“首都中学生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集训班”学员郝一星回忆：

“我们坐在二楼前排，主席台上的情景看得很清楚。”

“刘少奇结束讲话时，喊了一串口号，这是当时所有的报告尾声中必不可少的。他最后喊的是‘革命的师生员工万岁’。全场掌声口号声连成一片，我们高呼‘刘主席万岁’，情绪十分激动。就在此时，在‘刘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主席突然出现了，顷刻之间大会堂像滚开的水一样，万众欢腾，群情激昂。‘毛主席万岁’的呼声盖住、代替了‘刘主席万岁’。

“这是17时40分。毛主席来得太突然了，人们惊喜万分，大家喊得喉咙都哑了，都想让毛主席给我们讲几句话，但他始终没有开口，从台左边的幕后走出来，就挥动着右臂。几乎是他走到前台那一刻，我注意到刘少奇摘下眼镜，站起身来，和全场的群众一样鼓着掌，退到讲台后面，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站成一排。很显然，他和台上的首长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那天，首长们都是短打扮，白色短衬衫，灰长裤，只有毛仍穿着人们熟悉的一套深灰色中山装，脸色发黑，神情说不上是严肃还是木然，绝对与众不同。

“毛主席走到讲台前停下了，我们以为他要讲话，拼命高呼‘毛主席万岁’，但他只是用手翻了翻刘少奇的讲稿，然后缓步走到台的右侧，再从台前沿绕回台后，任凭欢声雷动，竟自走了。

“当时我有片刻的纳闷：他突然来到这里究竟是因为什么？不像事先安排好的接见革命群众，也不像会议议程中的一个节目，就这么露了一面，绕了一圈，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不明白。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毕竟亲眼见到了毛主席，浑身热血沸腾，感到无比幸福。”

北大数学系一名学生回忆：“当时刘少奇正在接见，但毛突然走出来，把刘撇在一边，不理睬，刘十分尴尬。当时大家已感到很不平常。”

邓榕（邓小平的女儿）的回忆是：“我今天仍然记得，望着那空旷的主席台，万人大会堂内鸦雀无声。我们这些‘保工作组派’，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了眼泪，在内心深处体会着父辈言语之下的抵触和无奈。我也清楚地记得，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他以无人企及的巨人风采向全体与会者频频挥手致意。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为了看到毛主席，后面的人

不顾一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尽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会议由开始时那极端的压抑和沉闷，一下子变成了欢腾的海洋。”

宋柏林的日记写道：“呼声未了，掌声骤起，毛主席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毫无思想准备。这时，张明还在旁边问：‘什么人？什么人？’我捅着他的胸大声喊道：‘毛主席。’我忽地冲向前去，冲开人群，冲到了二楼最前面。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使劲地鼓掌，大声地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主席红光满面，健步地走来走去。我太幸福了，太高兴了，眼中不禁渗出了泪花。”

陈凯歌回忆：“在刘少奇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悠闲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在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微笑着。……无法跑下台去的刘少奇手握着讲稿尴尬地呆立了许久，直到毛泽东离开以后才继续讲完，但已无任何声势。毛泽东总是看准时机，突然出现，以‘后发制胜’的力量赢得喝彩，然后静静离去。他从头到尾一言未发，却夺尽了讲话者的光彩。”

根据毛的指示，这次会议的录音，除了北京以外，还发到其它省、市、自治区播放。

北大教授季羨林的感受是：“这是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到国家主席作检查，吃惊不已。刘少奇在这个被称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的检查中，承认自己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宣布：中央决定撤出各单位的工作组。会后，大家才明白，工作组的错误其实跟张承先没有多大关系，根子在上面。同时群众也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两个月来翻云覆雨的折腾，原来是最髙领导层出现了裂痕。”

徐海亮（时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记述：湖北学生听录音，刘少奇乡音浓重地说“这个运动么子搞，老实说，我——也——不——晓得”使人万分惊异！北京出了什么事？

武汉外专一学生回忆，听了刘少奇那句我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后，心里咯一下：自己都不理解，那为什么要发动？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相

信，这么一场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是毛泽东一个人亲自发动指挥的！

时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没有参加会议），20多年后写道：“刘、邓都说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没有后来提得那么高，没有提到毛主席不要旧机器、旧组织、旧纪律、旧方法的思想，没提到那个高度。……少奇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问他他也不知道；文革小组的人也并不清楚。刘、邓不是发牢骚，确实是手足无措。”

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给旁听的廖汉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中央全会在感受了‘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的热情之后，继续讨论文件修正稿，内容从原来的23条改为16条，标题也改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工作组撤出后，全国大中学校进一步陷入“天下大乱”之中。

（二）

《戚本禹回忆录》第三部分：〈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第九章：专门谈到了1966年7月29日的撤销工作组大会。详如下——

主席在连续几天所作的谈话中，都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运动。1966年7月25日上午，在钓鱼台12号楼，毛主席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这个文件修改后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在会上毛主席提出撤销工作组。7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扩大会议，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各个学校都有学生代表去参加开会。不知道汪东兴、童小鹏他们是怎么组织的，我听说来开会的，大部分都是支持工作组的那些学生，其中很多都是些高干子弟，真正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很少。我就叫人马上去通知地质学院、北师大和北航等学校批评工作组的师生代表，叫他们组织造反的学生和受压的群众也来参加大会。我写了条子，让

大会堂的警卫人员放他们进去。警卫问我，安全问题怎么办？我说，安全问题由我负责保证。这些人都是受打击的，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难道他们还会带什么武器进来？再说那时候已经有安全检查的仪器了，如果有枪的话，马上可以检查出来。可是警卫们还是不放心，就把他们全都安排去了三楼。这样一来，三楼成了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集中的区域。

在会议开始之前，我照例要到到会场的四周去查看一下的。当我走过距离会场最近的北京厅（即118号）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吴旭君和徐业夫，他们还跟我打了招呼。我知道，毛主席也来了。

可是主席并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主持的。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在会上对工作组的问题作了点自我批评，可接着他们就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来进行自我辩解。总理也在会上发了言。但总理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承担了派遣工作组下去后整了学生，他也有责任。

这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照理说开这个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推行的派工作组整学生的错误的。可现在却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自己来掌握会议，这样一来，大会就变成了一个他们作向自我辩解的会议了。而且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大会上讲了话，给人看上去好像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要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感觉。

正好这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人员来找我，他告诉我，很多学生都有意见，他们说刘少奇是镇压他们的，现在他们倒都来了，毛主席却没有来。连王光美都来了，江青为什么没有来。于是我就和办事人员说，你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一直喊，毛主席不出来，就不要停。办事人员马上去和造反的学生代表们说，学生们就喊起来了“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先是从三楼，然后二楼、一楼的学生也跟着喊了起来。能见到毛主席，谁不愿意啊。喊声持续不断，越喊越响，震耳欲聋。开始是坐着喊的，后来大家都站了起来，连坐在前面主席台下面一排的中央领导也都站了起来。那么多人在一起喊，那声音震耳欲聋。那时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千万别引起楼板的共振。学生们足足喊了有十多分钟，这时候，毛主席从主席台后边走了出来。这一下，全场的气

氛顿时达到了高潮。“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了整个大会堂。很多人没想到他们喊喊要见毛主席，毛主席就真的出来了。毛主席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就从主席台的这一头慢慢地走到了另一头，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向学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走到了主席台的中间转身回去了。

后 记

关于1966年7月29日在人大会堂召开的撤销工作组大会，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莽东鸿的文章引述了多人回忆，再把《戚本禹回忆录》中的相关叙述作一“比照”，真假立判。

戚本禹和江青一样是条主子让要咬谁就咬谁的狗，他只在文革舞台上得瑟了不到两年就被毛、江抛弃了，当时他就被冠以“小爬虫”。后来司法给他的定罪包括煽动迫害刘少奇、朱德、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指使韩爱晶、王大宾对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策动聚众打砸抢等等，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大会也是他组织并主持的。

我读了《戚本禹回忆录》，深感他被判18年是罪有应得，一点儿不冤狂。书中他丝毫没有忏悔之意，通篇都仍用文革的立场、思维，甚至用文革语言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吹嘘、自我炫耀，沾沾自喜于他当年一呼百应的威风 and 权势，用大量篇幅炫耀他与毛、与江青的亲密关系，为自己洗白给自己树碑立传，为文革翻案，宣扬皇权文化。

此回忆录披露了很多高层的所谓“真相”，比如关于《5·16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有无毛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关于林彪写的“叶群是处女”的证明等等等等，不是我这等草民能一下子分辨得出真伪的。

可是1966年7月29日撤销工作组大会是我当年亲身经历的。那天人大会堂座无虚席，有一万五千人出席，那一万五千人里主要是北京各中学的学生。参会的大学生都是什么派我不清楚，但清华大学反工作组的蒯大富是参加了的。当时北京中学除了海淀区极少数和城里的师大一附中等中学外，大多数中学尚无分什么派，根本不是戚本禹说的绝大部分参

会者是保工作组的保守派。我感觉那个大会是因为第二天所有学校的工作组就要全撤了，在撤之前，也就是所谓各校处于“权力真空”之前，中央召开的一个十分罕见的群众大会，给大家一个说明，一个交待。

那天好多同学是第一次进大会堂，少数同学虽然去过人大大会堂，但是被家长带去参加娱乐活动的，这回以自己的身份出席人大大会堂的会议特骄傲自豪。会上那么多中央领导人都来了，邓小平还亲自给大家讲话，个个受宠若惊。清华附中宋柏林那天的日记写得最真实：邓小平讲完话后，李雪峰突然宣布周总理讲话，这又出乎大家的意料，就更激动了。总理讲完了，刘少奇又讲，真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刘少奇快讲完时，毛主席又突然走上主席台了，大家那个激动劲儿就别提了，真的是全场沸腾！

1966年7月29日大家还根本不知道工作组是刘邓派的，毛反对派工作组，更不知道刘邓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搞文革就是要打倒他们。所以无论是邓小平、周总理，还是刘少奇，都亲自出来给我们讲话，大家都既新奇又激动，一点儿没奢望毛主席也能来。正如莽东鸿文中所引述的，那天毛主席出现得太突然了，有一瞬间大家都楞了，一两秒钟后才回过神来，接着大家就使劲喊毛主席万岁。根本不是戚本禹说的什么先是观众席三楼上的学生开始大喊“我们要见毛主席！”，然后传到二楼、又传到一楼，全场一起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把毛真的喊出来的。

那天我就在二楼观众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刘少奇还没讲完，毛主席突然从主席台一侧缓缓地走出来，用力挥动着右手，一言未发，也就几分钟又从主席台另一侧离开了。戚本禹的回忆里描述得就好像毛的出现是他临时安排似的，他可真够能吹的！

现在文革话题被禁，文革档案不予解密，很多人不明文革真相，便想当然地以为作为中央文革三大干将之首的戚本禹提供的就都是第一手的文革资料，信以为真。什么“当代著名学者”何新居然说这是一本极重要难得的中南海文革往事历史实录，是第一手的政治文献，还说戚本禹会因这本书而“不朽”。还有个叫秋石客的，竟然称戚本禹为历史学家。

他哪里称得上什么历史学家！他根本不具有历史学者的本分和良知，只不过善于揣测

上意，唯毛马首是瞻，把自己的小聪明全都投入到了高层权斗中，甘愿充当毛打倒政敌的恶棍。已有多人写文章指出他书中的种种不实，相信今后随着越来越多文革知情者看到这本回忆录，对他的质疑会越来越多。历史学是以科学性和真实性为基础的，既然他写的很多东西其真实性受到质疑，这本书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史料学讲求“孤证不立”，对任何史料都需要对比、考证、去伪存真，对戚本禹这种人的话就更不能偏听偏信。

早在1964年他就“历史为政治服务”，按照江青的意思，由康生润色，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变节行为》。他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更是一篇“讨刘檄文”，被毛称赞是文革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这本书仍像他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样，还是阴谋史学那一套，是用笔杀人。比如他说邓小平是“孽子”那段，先不论真假，那时邓小平才十几不到二十岁，戚本禹还没出生，他怎么知道的？显然不是第一手资料，把道听途说言之凿凿地写进回忆录，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作为和道德吗？

他在回忆录里说他至今“想不清楚也说不清楚”毛为什么批准抓他。这也正是这位“历史学家”的悲哀，他根本没从历史的细节中爬出来，更不具历史的视角和眼光，所以他至今都没看清文革的本质。他出狱后，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世界也已进入和平与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新时期。他至死怀念闭关锁国倒行逆施的毛时代，根本没有历史学家应有的历史观和全球视野，更没从自己的文革境遇中接受教训。

戚本禹说，有一家美国出版社要用40万美金买他这本书的版权被他断然拒绝。后来有专家证实这个说法是假的，出版他这本书的出版社也承认此说有误。仅这件事就说明戚本禹的人品不怎么样，这都不是记忆偏差的问题了。就冲他这种人品，再通过对撤销工作组大会回忆的比照，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他这本书所披露的全都画个问号。

曾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文革“小爬虫”戚本禹又爬出来了，还受到许多人的肉麻吹捧，包括一些所谓名人、学者、党员干部，他们无视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早已盖棺定论，企图推翻决议为文革翻案。这是禁止认真反思、清算文革的必然结果。只要专制制度不变，奴才文化就会盛行。■

【述往】

一道难解之谜

王晓林

2016年4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在上海因病去世，终年85岁。值此文革启动五十周年、结束40年之际，戚本禹先生的离世更具强烈的时代印记。

戚本禹，文革中炙手可热的“小三王”之一和权斗绞肉机中献祭的肉块之一，1967年锒铛入狱，1983年判刑18年，刑期自被捕之日算起。1986年刑满释放，被安排到上海市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直至退休。戚临终前20天，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去探望了他，并写下了这样的独家文字：

戚本禹住在外科病区。……我曾多次采访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也采访过副组长刘志坚将军，组员王力、关锋，还有那个虽然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是他们走得很近的《红旗》杂志编委林杰。1967年8月1日王力、关锋、林杰因起草《红旗》杂志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而被打倒，当时被称为“王关林”。1968年初，戚本禹被打倒，人称“王关戚”。如今王、关早已经离开人世，只剩下戚本禹了。不知怎么搞的，在我看来，眼前的戚本禹，跟晚年王力有点相似。据戚本禹女儿、侄女告知，戚本禹是2015年在深圳因胃痛查出胃癌，已经是晚期，而且癌症转移、扩散，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深圳医生建议不做切除手术。但是他的胃与肠之间堵塞，不能不做一外科手术，打开通道。戚本禹希望回上海做这一手术。他体弱，血红素不够做手术的标准。在深圳休养了一段时间，待血红素增加，来到上海。手术是在上海做的。他住院已经近一个月。术后情况稳定，术后一直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做手术时，施行全身麻醉，造成失忆，而且讲话困难。

我坐在戚本禹床头，告诉他“我是叶永烈”，他马上就知道了。往日跟他交谈，他风

趣、睿智，谈笑风生，而如今只能他吃力地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跟我交谈，有点像我当年采访高士其那样用嗯嗯喔喔喉音说话。不过，他的话音有时候显得很清晰。一开始，他就很清楚地提及了江青。我告诉他，他关于江青的回忆文章，我已经仔细读过。他关于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回忆，我也读过。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他提及另外一个人，那名字听不清楚。我拿出纸和笔递给他。当年，我采访高士其时，遇上听不清楚的话，就跟他笔谈。戚本禹曾经给我写过信，文笔潇洒。眼下写出的字却歪歪扭扭，勉强可以看出是“顾准”两字。我告诉他，我有《顾准文集》，也有顾准的传记。戚本禹写下一个“毛”字，以为毛泽东与顾准的关系值得研究。戚本禹又写下“红与黑”三个字，但是不明白什么意思，他的话听不清楚，连他的女儿也听不清楚。接着，戚本禹还写下几个字，实在无法辨认。

叶永烈的文字为所有的顾准研究者带来了一道难解之谜——与顾准风马牛不相及的戚本禹怎么会在临终之际提到这个直到今天依然是“敏感词”的名字？4月下旬，我至少接到了十几条相同的、戚本禹最后手书的图片和叶永烈说明的微信。我曾用去6年时间撰写了一部50多万字的《顾准和他的时代》，2015年在香港大山出版社出版并在7月的香港书市上架，香港中文大学通识学院专为此书开过一期读书会。因此大家纷纷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我，谁都纳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起先我也是百思不解——尤其是很多人认为戚本禹写的是：“顾准和毛 红与黑 儿童”。这就更令人摸不着头脑了。我仔细看了半天——“不会吧，别是‘不准’什么什么吧？”可是越看越像“顾准”二字，特别是“顾”字，甚至有几分和顾准自己的签名相似（“准”字绝对不像，顾自己签名，“准”有个十字架在下边，繁体）。看到后来连自己都觉得好笑——见鬼了吧。最有趣的是南方报系某先生的评论：“顾准和毛有个毛关系，不会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吧！？”说实话我差不多也是这样想的。在全部我掌握的顾准史料中，顾和毛只有两次交集，且都不是面对面、一对一的。一次是延安整风的时候，顾准原是抱着狠狠被“整”的准备而去的，因为他在上海

白领阶层以“联谊会路线”组织抗日，引起工人出身的领袖刘长胜极大的不满，将他一纸御状告到极峰。后来党调他到苏南苏北搞民运，他不但对“阶级敌人”下不了狠手，还因为过于关心国统区的民生而被定性为“资敌”。可是谁都没想到，本应发配到刑官康生手下严整的顾准，却被毛泽东当着陈毅和刘晓的面金口玉言地“肯定了他上海搞的职员运动不错”，令他“自信尽失”到“身价陡增”，弄得他自己都不知道啥时候交上的鸿运。另一次是1952年他因为坚决反对纯粹人治的“民主评议”收税制度被罢黜，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却“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税收方法论中‘顾准的方法’是对的，主席还亲自肯定了陈云同志的这一意见……”（以上两段均摘自《顾准自述》）云云。除了这两次顾与毛的生命线稍稍有这一点交叉外，二人确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的关系重大无比。转手我把这根“鸡毛”发给了顾准的大女儿——顾淑林。顾家大姐也说“父亲怎么可能和戚本禹有交集？他们简直就是磁铁的两极，而和毛有关系就更不可能了。”这个蹊跷我很难放下，却苦于和叶先生连一面之交都没有，只好暂且放下。说来神奇，好像凡事只要和顾准相关就一定会有天助。一次偶然，结识了上海图书馆余江先生。因为戚本禹是上图老员工，余江作为上图办公室主任刚刚全盘操办了这位特殊员工的葬礼——从病房到太平间到火化炉，从头至尾。更难得的是由于上图收藏了叶永烈的很多采访手扎，他和这位大作家十分稔熟。更巧的是为我的书做顾准肖像《顾准·1974》的画家李斌先生和叶先生竟是多年的朋友，一听我想找叶永烈——“哈哈，不早说，太方便啦！”几天后我们——叶永烈夫妇，李斌夫妇，画家包华胤夫妇，余江先生和我相聚在李斌先生位于浦东九间堂的画室。是顾准再一次让我认识了有趣的人，接触了有趣的事。叶先生郑重告诉我，戚本禹临终谈起顾准是不争的事实。那时他已口不能言，是在叶捧着、垫上硬壳本的白纸上颤颤巍巍写下的。叶先生对老人说：“我有《顾准文存》、《顾准选集》，也有《顾准传》，您要看吗？”老人已无法回答，但神情安然，丝毫没有怪怨叶先生错会自己意思的烦躁，而这正是临终之人通常会出现的情绪。看我依然疑虑重重，叶先生说：“我们的对话是有全程录音录像的，只是现在还没有整理，不方便拿出来。

如果你还有疑惑，可以请你到我家来，听一听当时的录音”。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再大的相斥，哪怕是地球的两极，谁敢肯定就没有相遇的一刻？说不定在无人知晓的一刹那它们已经相遇了，只是相斥、相吸的形式超出了人的认知而已。

顾准文字的流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其前，它们都深藏在那个时代绝无面世可能的日记、读书笔记和与弟弟陈敏之的通信里，毛看到和听说的可能性是零。但是，叶先生认为“戚本禹写下一个‘毛’字，以为毛泽东与顾准的关系值得研究”，却是一个极其有趣的推测。为什么不呢？顾的“两党制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与毛的“无产阶级专政（或干脆直接用顾准的称呼——‘东方式专制’）的社会主义”主张，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从西到东，从哲学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学、党学上的“关系”还小吗？其中值得研究、思考的东西还少吗？毛的思想和顾的思想，两种社会观和人性价值取向值得比较的东西还少吗？戚本禹也是一位天资极高，少小成才之人，出狱后又正好赶上顾准的文字开始悄悄地流布，从上海流向北京，流向全国和世界，震撼了整个中国学术界。加上他守着一座书籍的宝库——文革全程居然没有烧毁一本书籍的上海图书馆，他不可能看不到、听不见那时李慎之、王元化、李锐、钱理群们“愧对顾准”的敬畏声音，他不可能无动于衷，甚至可能比他们对顾准的遭遇和思想有更深的“感同身受”。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一位濒死的老人，单从常识、人性的角度看也很难再说假话。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戚本禹先生其实早已熟读顾准，并感悟和认同了顾准。临终的他竟然把凡人顾准和那位神的偶像相提并论，正是他比较和思考的结果。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徘徊，在红与黑之间衡量的这位老人已经摆脱了人世的桎梏，他宽恕并请求宽恕，原谅并请求原谅。这份“最后的手札”与那本虽然畅销却被绝大多数学人不屑的《戚本禹回忆录》形成了地球南北极相遇的奇观。他回到了人的本性，初洗如婴。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猜想。请一切关注顾准的人们见仁见智，一起来破解这道谜吧。■

【书讯】

“岁月女附中丛书”：《口述春秋》和《教育叙事》问世

潘祛病

2017年9月，由北京实验中学（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退休校长王本中担纲主编的《岁月女附中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口述春秋》和《教育叙事》付梓成书。

为梳理这所著名学校百年办学经验得失，2016年5月，在部分原女附中老校友呼吁下，在该校工作达40年之久王本中校长力排众议，支持他当年的学生们成立校史丛书编写组。该组由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的年届七旬“老三届”校友组成，王本中任主编，罗治、刘进任组长，王民培、郭莲莲、高忆陵、朱晓茵、于羚、陈琨、郝新平、黄光光、鲍园园、冯敬兰、许容、叶维丽、牛力、李红云、刘燕欣等人任编撰。

《口述春秋》是女附中退休教员的访谈汇编，受访者回忆了民国和中共建政后女附中的往事，谈到了教育的得失和学校的沧桑变化。《教育叙事》梳理了语文、数学、体育、音乐、思想政治和劳动教育等科目的教学内容。为探究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教育”，提供了出色的实证样本。

这两本书是《远去的女附中——我们的师生记忆》一书的姊妹篇，《远去》一书于2015年通过审查，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出版发行。女附中编写组不动摇不气馁，在《远去》一书的基础上，向历史和教育的深广处开掘，苦干经年，终于在母校百年校庆之前将五十万字的《口述春秋》和三十万字的《教育叙事》编竣，并与《远去》一道自印成书。在校庆结束两个月之后，这三本书以“不声张”的方式，送到部分老教师 and 老校友手中。

■

2018年1月10日

【文摘】

水滴虽微 渐盈大器

——记弟弟叶维佳

叶维丽

谨以此文纪念我亲爱的弟弟叶维佳，同时向和他一样不唱高调、不求闻达、在“被爱钱遗忘的角落”里潜心做实事的人们表达敬意。因为弟弟，我认识了其中的一些人。“水滴”句出自佛经，维佳用来与身边同事共勉。在中国，历来都有这样一些坚韧不拔地投身于长远民生福祉的人，他们是我们今天这个短视、浮躁与功利时代的稀有“品种”。人以稀为贵。

“都都突发心脏病”



2015年6月13号夜晚十点半，我在北京带着学生回到旅馆后打开手机，看到半小时前发小群上的一则微信：“紧急通知：都都突发心脏病，已入住宣武医院急救室”。十分钟后，我坐在了驶往医院的出租车上……

6月15号，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发布了一则讣告：

“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前机构主任，高级顾问叶维佳先生，于2015年6月14日12时因心脏病突发，经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就这样，小我一岁的弟弟说走就走了！

弟妹李来来告诉我们，13号晚七点多钟都都（维佳小名）突然发病，在等待救护车的短暂时间里，他交待：身上的器官，能捐的全捐，还让来来通知一位道和的同事：“我带不了团队了”，来来说，别瞎说……

我赶到医院急救室时，戴着呼吸面罩的都都躺在六七米开外的一张病床上，周围站着

几位医护人员。他腿上出现了明显的斑块，后来知道，那是不祥之兆。怕干扰医生治疗，也怕影响都都情绪，我没敢走近，也因此没能够在他尚清醒时，姐弟俩真正地见上最后的一面。

都都正承受的，是他的升主动脉管壁出现夹层，这是灾难性的。五年前他就知道自己患升主动脉扩张，曾告诉我们，他身上“带着定时炸弹”。眼下，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炸弹”爆炸了。

医书上说，夹层出现时的主要症状是胸前区疼痛，“突然且剧烈”，病人会产生焦虑和恐惧。一位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的发小对都都说，“哥们儿，挺住！”事后他写道：“都都看着我点点头，目光一如平日沉静”。

当天深夜，都都被转到一家以做心脏外科手术著称的医院。抢救室里出出进进的值班大夫每次见到守候在外的来来和我，总是说：不乐观，不乐观。后来得知，还在宣武医院时，都都的夹层撕裂就已经到了主动脉弓与颈动脉的分叉处，“上不了手术台了”。

14号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终于明白，没有任何希望了。护士不再阻止我们进入抢救室。一米八几的都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脸上带着面罩，呼吸十分微弱，像是在沉睡，机器还在勉力工作着，各项指标都已临近最低点。

道和的人闻讯陆续赶来，看到了泪流满面的来来和我。我头一次见到近年来和弟弟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一个个真年轻。

该准备后事了。

来来和一位同仁医院的医生朋友电话联系捐赠眼角膜的事。因为供血系统崩溃，都都的脏器在迅速衰竭，怕是不能捐赠了，来来想起她凌晨二点多钟进入病房时，都都的头脑还是清楚的，那角膜应该是好的，可以捐赠。当听说须将眼球一并取出，我对来来摇了摇头：就别捐了吧？来来继续交涉着。我明白了：那是都都的遗嘱。

事发太突然，没有准备。来来带着道和的葛勇回家拿衣服，这时大约上午11点钟。最后的一个小时，我坐在弟弟床边，抚摸着他逐渐变凉的手臂，手指头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胖

乎乎的，指甲已呈灰白色，满头的黑发很浓密，没染过。还有那么多的 life 在你身体里呀，都都！

来来和小葛回来了，带来一件衬衣、一条咔叽布长裤和一双黑色的皮鞋，来来一面说着，“都都挺臭美的”。都都平时很少穿皮鞋，在八宝山临“上路”前，小妹给哥哥换上了舒服的布鞋。

医生和护士开始撤去面罩和各种仪器。一切完毕之后，我看到了弟弟的面孔。怎么像是在微笑，多么熟悉的浅浅的笑容。我轻轻对来来说，你看，都都在笑呢。

下午二点钟左右，两位同仁医院的医生来到太平间。取出角膜后，他们请我们进去。因为放置了人工眼球，从外表看不出区别。我们得知，同仁医院亟须眼角膜，但愿意捐赠的人太少了。两位医生向我们鞠躬，深表感谢。再看都都，他仍在微笑。

若干天后，医生朋友告诉来来：角膜材料很好，已经移植给了两位年轻患者，他们得以复明。知道这个消息后，一位朋友写下：“都都的生命在延续，他仍然用眼睛看着我们。”

我对弟弟感到好奇

都都去世后十几天，大院的发小们开了一个追思会。大家纷纷对都都捐赠眼角膜的做法表示钦佩。他临终之际的泰然，他毫无保留的奉献，“镇了”这些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的伙伴们。一位朋友用陶渊明《挽歌》中“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句表达他的感受：“都都修炼到了这个境界”。我喜欢诗中人与自然化为一体的意境，都都会喜欢的。

朋友们忆起他们熟悉的都都，爱调侃，会“犯坏”，“嘻嘻哈哈、大大咧咧”，没正经。直到这一次看了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为追思会制作的视频，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近年来全身心地投入环保事业。“他怎么什么都不跟我们说？这是都都最招人恨的地方”——一位与都都谙熟的发小说。都都突然的不辞而别让朋友们意识到，他们其实并不那么了解他。

作为姐姐，我的感受更加沉重痛切，在追思会上我说：“我对弟弟感到好奇”。

道和视频的初稿以宋儒张载的“横渠四句”开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想都没想，我就删去了这几句话，对道和的现任主任葛勇说，这么说我们担不起。

在此前后，我读到一位多年参与中国环保事业的美籍华人 Ray Cheung 用英文写的悼念文章，以“China's Green Angel”（“中国的绿色天使”）称呼维佳，后来听说，最早是一位开发环保技术的中国企业家老杨开始叫维佳“老天使”的，因为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率真，善良，公正。

在八宝山告别会上，我看到许多年轻的面孔，其中有维佳教过的北师大和人大的研究生。事发后来并没有广为通告，很多人是闻讯赶来的。看着那些哭得泪人般的“80后”和“90后”们，我心生感慨：我要是今天走，顶多有几个“50后”的来送送，都都究竟为什么能让如今的年轻人这样感动？越是熟悉他的人，被感动得越深：他道和的同事们从始至终参与治丧活动，从始至终泪水涟涟，也正是他/她们不吝用“横渠四句”来评价自己心中的叶老师。我后来与其中一位交谈时，她仍坚持，叶老师当得起那么高的赞誉。

我必须承认，失去弟弟之后，在巨大哀恸的同时，我也感到了一些困惑。我知道的都更接近发小们的印象，日常，普通，没有那么“高大”。虽然知道他在做环保，每天都忙活，但具体做什么并不知其详。我常年不在国内，假期短暂在家，也是我干我的，他干他的。弟弟在，这样就很好，他突然没了，我必须得去了解他。

此后在京的日子里，我在一点点把自己从伤痛中支撑起来的同时，也一点点地试图进入弟弟的世界：读他看过的书和文章，找和他一起做过事的人聊，参加道和组织的一些活动，看和听他们提供的录像录音和文字，也重读了弟弟在家人“群”中写的微信。一切都那么弥足珍贵。逐渐地我开始明白，真要了解都都，我需要学习很多东西。老实说，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和一个有些生活经历的人，我自认自己的“知识世界”和“精神世界”都不算小，但是，弟弟给我打开了一个可以无限拓展的空间，他的天地比我的大。

《全方位的无限》

《全方位的无限》（Infinite in All Directions）是都都生前读过的一本书，作者是英国出生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戴森（Freeman Dyson），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自从我们知道宇宙是由大爆炸开始之后，再要认为物理定律无限久之前直到无限久之后都保持不变就显得十分荒谬了。这意味着物理定律是衍生而来的，而非最根本原始的。所有宇宙奇异特质中，以下这些特质最令人瞠目结舌：时间是能被超越的，定律是不断变化的，而观察者参与程度也与结论息息相关。（译者李笃中）

书中有不少篇幅探讨生命的起源，探讨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还说对人类生活最有影响的一些技术“通常都是很简单”，如“干草堆技术”——秋天将干草储存起来，供牲畜在冬天吃——它是把“文明重心从地中海移到北欧、西欧的决定性因素”，等等。

作为“科盲”，我没有能力从专业角度评判书中的说法，我能明白的，是作者在探索根本性的问题，包括人类如何试图认识和理解我们生存其间的大千宇宙，和我们自己的生命之谜。

我用《全方位的无限》做这一小节的标题，不仅因为都都读过这本书，还因为书名表达了人类对广阔无垠的知识的追求，在对此境界心向往之的人中，有我的弟弟叶维佳。

都都走后，我在他的书桌上和书橱里看到这样一些书：《增长的极限》、《系统之美》、《人类尺度：一万年后的地球》、《达尔文读本》（五伯叶笃庄编撰）、《在水的边缘：生命的进化与演变》、《寻找生命的逻辑：生物学观念的发展》、《深埋的真相：人类起源历史前途及命运再思考》、《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人文转向》、《资本之惑》、《二十世纪的教训》、《哲学家怎么想》，郑也夫的《后欲时代的来临》和陈乐民的《启蒙札记》，等等。

还有大量的英文读物，都都毕竟在美国留学和生活了十年。

我列出些书名来举例，是想说明都都的兴趣范围。近年来，我注意到他对生命、生物和进化问题情有独钟。看到他阅读这类书籍时，我常想：哦，你对这个感兴趣。他最喜爱的电视频道是 CCTV 9 台和 10 台，津津有味地看关于动植物、山川河流和日月星辰的纪录片。是纯粹出于兴趣，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我知道弟弟爱学习，不自近日始。1968 年底，我们姐弟俩一起去山西省山阴县插队，那年我十八，他十七。如果我记得不错，他的自学始于地处穷乡僻壤的上河西村，始于关闭大学的年代。年轻人适应了体力劳动之后，尚有剩余精力，干嘛？我们村的知青纷纷找书看，也有人跟着短波收音机“听敌台”学英文。那个时代的一些年轻人想读书到了饥渴的程度，求知成为近乎“本能”的需求。在乡下的那些年（包括中间因病回城），“老初二”的叶维佳自学了全部中学数理教科书，也学英语。

在发小追思会上，李慎之叔叔的女儿忆起，文革结束后不久，她父亲看到一篇都都译的英文文章，夸赞有一处译得相当不错。此前，我们的五姑父姚曾虞，一位中英文造诣均极深的翻译家，也夸过都都的英译中。这是对都都英文自学成绩和中文文字能力的肯定。参加工作后，他又自学了高等数学等高校教材，常是在“下班前半小时”。

2014 年 5 月，在给一位绿色农业科技公司“老总”的电邮中，维佳在谈到该公司技术和市场问题时写道：“我大约要经过一段学习曲线的爬坡过程，才可能具备提出问题的能力。眼下我只能是老老实实在地学习”，在另一处他说：“我争取在你那里当个老年实习生”。

从青年到老年，都都一直在学习。在这个贯穿一生的过程中，他不知爬过多少“坡”，克服了多少“学习曲线”。如果说叶维佳有什么特点，这算一个。

都都去世后的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发小通电话，话从我注意到都都看哲学方面的书说起。发小说他早就知道都都关注宏观问题，但是他的“大筐”里什么都有，雅的俗的，真的假的，土的洋的，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像个“杂货铺”，又像个杂乱无章的万花筒，但一摇出现的是五彩缤纷的图案，令人目不暇接；都都是个有意思、带灵气的人，听他聊天，像是在胡编乱侃，但里面有他的真感悟、真思想。在我们近三个小时的通话中，

这位发小反复说，都都不在了，没有可以那么愉悦聊天的人了，话筒里几次传来他的叹息声。

发小眼中的都都土洋结合，雅俗皆赏，有点没正经，不会玩深沉，这些看法令我会心。都都爱听京剧，也喜爱“俗文化”，“中国好声音”期期不拉，兴起时还跟着唱，尤其酷爱评书相声，电视上一有王玥波的评书和何云伟的相声，就逼着我坐下来一起看，他边看边哈哈地开怀大笑。他爱读书，晚年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但从来不掉书袋。从小到大，我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豪言壮语。他微信上的名字叫“炎黄书剑”——“炎黄”出自《炎黄春秋》，一本我们的父亲参与创办的杂志，“书剑”是他上小学时给自己起的“笔名”，当年没少遭我嘲笑；与之相配的微信图片是一本书加一把宝剑，放大了一看，剑是木头的，书是《木偶奇遇记》，我好像听见都都躲在后面的嘿嘿坏笑。这是我熟悉的弟弟。

我不熟悉的，是企业家老杨看到的那一面。老杨说，老叶是个能够“凝下神来思考的人，不说别人说过的话，他的思想比我们提前了四五十年”（老杨强调不是“超前”），又说，老叶思想年轻，但不善于表达，也不爱引经据典。都都的思想“提前”了那么多年？我弟不善表达？这些看法让我感到新鲜。

道和的同事们与维佳接触更多，或许他/她们能够换个角度来解释“叶老师”的“不善表达”。其中一位这样说：“叶老师做事从来不宜扬。一个人事情做得越实，越会避免张扬”。也许，这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发小们对都都做的事所知甚少，连我也知道的不多。他虽然看起来嘻嘻哈哈，但在 Ray Cheung 眼中，是个有些 shy（害羞）的人，本性内敛低调，“不抢风头，只去做事”。有些人可以被一览无余，有些人则不显山露水，只有在弟弟走了之后，我才得以窥见他博大深邃的知识世界和精神世界，得以感知他生命中严肃宏阔的内面（inner world）。

“我感到对不起环境”

说起都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致最终从事环保事业，必须先说一下弟妹李来来——都都投身环保离不开来来多年的影响，尤其是理念上的。来来留学归国后于1994年在北京创办“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英文简称IED，是中国最早的非政府环保组织之一。IED对中国环保事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培养了一批可持续发展领域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今天环保界的领军人物。和都都一样，来来也是个“事情做得越实，越避免张扬”的人，夫妻俩何其相像。

2006年来来赴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担任副主任。因父亲患病需要照顾，都都辞去原工作回到北京，经过申请，担任IED一个名为New Venture（“新风险投资”/后更名为“新经济中国”）项目主管，并于2008年与一位年轻人一道在原IED基础上注册成立了“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英文简称仍为IED。“道和”是对来来开创的事业的承续，妇唱夫随，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事业伴侣。

都都1994年从美国回国后的头十二年在外企工作，其中大部分时间任职于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美国公司PPG（Pittsburgh Plate Glass Company，世界工业五百强之一），逐步做到负责亚太地区业务的高管。老实说，当年我只知道他工作的PPG是家大公司，也知道他管些事儿，有多大名堂并不清楚，这些事在家庭关系中没那么重要。我接过找“叶总”的电话，还觉得挺可笑：如今人人都是“总儿”，我们家也有一个。

PPG在亚太地区多处有工厂，都都常不在国内。在家时，一切都是老样子，大裤衩，大背心，夏天手里一把大蒲扇，冬天惦记着冰碴柿子。唯一的一点变化，就是有些压不住脾气，火气比过去大，想必是工作压力大。我们家的“叶总”不像影视里的那些海归高管，端着架子摆着谱儿，动不动拽两句洋文。发小们也说，看不出都都有什么变化，他从来不提在美国拿了学位（两个硕士），更不吹嘘回国后“如何发财”。

曾同在PPG工作的小郭告诉我，在90年代中国经济起飞的形势下，老叶为给中国引进PPG的先进玻璃技术（浮法玻璃）起了很大作用，他是管理人员，但也懂技术，中国玻璃业的许多老人都知道他，对他印象好。我由此想到，都都是学工的出身，看问题有一种“技

术”的角度，这有助于他形成脚踏实地的作风。

小郭还特别提到，PPG 是家大公司，差旅费可以报销得很宽裕，每次报销时，“老叶报得最少”。人们往往忘不了这类看似小的事情。还有一个细节人们也没忘，那是在维佳进入环保业之后，他的手机外壳坏了，就用橡皮筋勒着，很长时间不去换新手机。说来，都都和来来确实不但在理念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绿色可持续”。也说一件小事：在家里都都从来不忘随手关灯，而我是个“马大哈”，动不动就忘了，他能跟我急。

Ray Cheung 在文章中说，在中国做环保的人群中，叶维佳的背景是“非典型”的：从拿高薪的外企大公司高管位置下来，投身一个尚在艰难起步、不那么为社会所了解和重视领域，默默无闻地经营一家清贫的公益机构。无论从薪酬还是从社会地位来说，他都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我想告诉 Ray，当初维佳做出这个决定时，家人觉得很正常、很自然，他愿意就好，同时并不清楚他从此不再领工资，而只拿“与他做的贡献不成比例”的生活费，并且把自己在外面做咨询所挣的钱都给了道和。

Ray 还写道，维佳投身环保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造玻璃需要沙石做原料，PPG 在中国征用了一些土地，一片片“处女地”被开膛破肚。Ray 亲耳听维佳解释自己为什么从企业高管转身投入环境保护——他说：“我感到对不起环境”。

上面提到的老杨在环保业奋斗多年。他的看法是，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多少要有些个人积蓄，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往往不易持久，因为环保领域的经济效益来得慢。这话说得实在。但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的人并非都去做公益。老杨又说，如今这个社会，享乐的法子多了，很多功成名就的企业高管退休后，学潜水，打高尔夫，品红酒，泡会所，像老叶这样的人不多。我想加上一句，维佳做公益，不是作秀，也不是玩票，他是把自己全身心地搭了进去。

2006 年转行时，都都已经年过半百，一切须重新起步。

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到这里就该好好地说道和了，这个我弟弟最后的“单位”，他倾注了大量精力才华的地方，他念兹在兹、大难临头时仍难以割舍的“团队”，他用心血滋育了道和，道和也造就了晚年的叶维佳，给予他九年艰辛困窘但也是最愉快的时光。

小小的道和，名不见经传，鲜为圈外人知。它只有一间办公室，四个拿薪的工作人员。在网上它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是一家活跃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领域的民间研究型公益机构，以守护地球家园常青、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环境现实问题，以脚踏实地的工作方式、科学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为政府、企业及社会公众提供前沿的数据、信息及建设性解决方案。

我似乎从中听见了都都的声音，平实、诚恳，我特别注意提供“建设性解决方案”和“促进社会公平”的说法。

葛勇告诉我，道和倡导“双绿”理念：一个企业，对内采用“绿色理念”运营，对外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它是道和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里面有维佳的思考和总结。

我没有能力全面介绍道和做的事。我本人近年来带学生参观过一家专为打工子弟办的初中——位于北京大兴的蒲公英中学——道和帮助他们建立节能环保的“生态校园”并参与对学生的“环境教育”，两家在昌平的有机农场，和两家科技公司：一家制造免水冲洗厕所（“蓝洁士”），一家处理厨余垃圾（“绿色空间”），这五家机构都得到过道和不同程度和方式的帮助。Ray Cheung 在文章里提到，在过去一些年里，得到道和具体帮助的中小微企业单位超过了一百家。

2015年8月初，我参加了道和组织的一个名为“绿色创业汇”的活动，这是国内首家绿色创业的“孵化平台”，致力于帮助这个领域中的中小微企业明确业务方向，提高管理能力，也给它们在融资方面提供建议和线索。在两天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二十几家企

业的人介绍各自的业务，倾听“导师们”从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给予的点评。他们中间有生产可多次使用快递盒的，有制造太阳能空调/热水器的，也有做有机农业的，绝大部分人看来非常年轻。

活动时，葛勇代表道和发言，他以“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开场：“我的恩师曾经引用这句话来讲我们正在做的环保事业。”小葛的“恩师”是叶维佳。

会议期间我与十来位与会者交谈，聊道和，聊可持续发展，也聊维佳。他/她们中有道和的人，也有道和曾经和正在帮助的做企业的人。

一位道和的朋友问我，如果叶老师在，您能想象他会今天会坐在哪儿？说些什么？

“导师席”里各个领域的专家们侃侃而谈地点评着一个个企业，常常不留情面。都都会像他们那样吗？我无法想像弟弟在这种场合是什么样子。

这位朋友说，叶老师会坐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静静地听，有时也会站起来提问题，或发表看法。

会后，另一位道和朋友给我发来维佳在2014年“绿色创业汇”结束时发言的录像，让我看到了他在公众场合的谈吐举止。一上来，他先鞠了两个躬，一个给在场的绿色中小企业创业者们，一个给支持本次活动的各方朋友，两个很深的躬，几乎九十度。接着，他向听众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高跟鞋是怎么发明的吗？”大家七嘴八舌，没人说得清。都都平时喜欢卖关子，这一次他很快进入正题。从高跟鞋在法国发明的历史说起（与宫廷女子如何“方便”有关），引出一个严峻的中国现实：目前中国仍然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不能有尊严的上厕所，他们属于“BoP”（base of the pyramid “金字塔底层的人”）群体。维佳强调说，在中国，BoP市场和环境市场几乎是重叠的，这是因为BoP群体受环境污染的伤害最大，以地下水交叉污染为例，受害最深的是广大乡村人口，“管吃不管拉”，吃喝拉撒都渗入了地下。维佳说，道和把开发BoP市场看作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愿意和在座的企业家们共同探索如何做。

十五六分钟的发言没有讲稿，一气呵成，态度谦卑诚恳，语调时而诙谐时而严肃，内

容既含噱头更有数据，既侃外国历史也谈中国现实，古今中外游刃有余，最终落脚在如何帮助中国的“BoP”群体，以及“BoP”市场和环境市场的密切关系。整个讲话纪录下来，就是一篇有论证有条理也有故事的好文章。谁说叶维佳不善表达？说他不爱表现也许更加准确。发言中，他提到一本法国人写的书《The Big Necessity》（《大需求》），讲厕所所在欧洲发展的历史。叶维佳看书是为了拿来用的。

“金字塔底层群体”（BoP）的概念来自美国，本意是从大企业盈利角度出发，赚为数众多的底层人群的钱。维佳和他的同伴们对 BoP 有一个基于中国现实的定义：它指包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农民工和城市“蚁族”在内的广大低收入“弱势”群体。须强调的是，道和人在对待 BoP 群体的基本态度上与西方大企业不同：维佳在发言中说，我们不是为了谋利赚钱，“我们更是为解决 BoP 群体的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如上面提到的如厕问题。对我来说，不但“BoP”是个新词，将环保与“BoP”群体利益相结合的理念也令人印象深刻，环境问题不仅影响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更与广大“金字塔底层群体”息息相关，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后者身上，表达的是良知和社会道义。

道和为维佳制作的追思会视频中截取了一段他在这次发言中关于 BoP 的讲话，小葛特别对我说，这是叶老师在讲我们道和的宗旨。都都没留下什么宏篇巨作，我将这篇发言视为他重要的思想遗产。

道和的朋友也让我看了维佳在讨论申请 2014 年“绿色创业汇”企业时的电邮，我格外留意的还是反映他价值理念的话。在比较有关企业时他写道，自己比较“凭直觉”考察企业，也因此看中一家做农业信息的，因为“它很诚实，说的比我们要求的多”，也因为“农业信息是个少有人问津的领域，这个企业耐得住寂寞”；在提到另外一家与农业技术相关的企业时，他先调侃了一句，说这是个“被爱钱遗忘的角落”，又说，“农村和小城镇市场是非常典型的 BoP 市场，大多数国人都没有把注意力放于此”，接着他问：“我们呢？”

2014 年 5 月初，在写给道和同仁的一份电邮中，维佳提到他刚看了一位国外“先知型科学家”写的展望 21 世纪科技发展的“薄薄的小书”，其中讲到未来科技发展应遵循的三

个标准：一、对社会公平、公正产生正面影响的科技，二、对减少贫富差距产生正面影响的科技，三、对环境生态保护产生正面影响的科技。他写道，“这位科学家对未来预测的立场很值得我们的项目借鉴，建议记住。”

在一个本子上都写下“吹鼓手，信念，激情”几个字。如果不认真去了解他，我是不会把这样的词与我弟弟连在一起的，不会知道从来不唱高调的叶维佳心中不但有信念，也有激情，而他给自己的定位，则是个“吹鼓手”——他干的是“鼓与呼”的事。

孤独而艰辛的旅程

在2014年“绿色创业汇”发言中维佳提到一个问题，即如何利用道和的网络关系，给在中国天南地北的绿色创业者们提供一个“在孤独时”可以互相交流的平台。他说，创业者患忧郁症的人不少，“孤独时交流特别重要”。“绿色创业汇”为2015年活动发的一份材料中有段话：“创业是在理想照耀下孤独而艰辛的旅程”。

“孤独而艰辛”，我想到了弟弟。

来说说，从外企高管到做绿色公益，这中间的跨度非常大，在中国做非政府公益十分不容易，“委屈都都了”。来来本人极能吃苦从不叫屈，谈到都都时，她连说了几遍“委屈”。

另一个词也让我记住了：死磕。

这个词是两位道和朋友用的，两口子多年在外企作高管，之后双双辞职加盟道和。他们帮助我进一步了解都都这些年在做什么、怎么做的，以及“绿色创业汇”的由来。

当初都都投身环境事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绿色中小微企业，这也是“新经济中国”（New Venture China）做的事。他感到中国的众多绿色企业处在自生自灭状态，亟需明确业务方向、提高经营管理能力，以图发展。但问题首先是，哪里去找需要帮助企业，如何得到它们的信任？

一个办法是靠去行业展览会向参展企业自我推荐，一家一家递名片，“死磕”。两位朋友说，叶老师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他们告诉我，道和成立以来的经济状况“一直很困窘”。与在外企大公司做事不同，那是做“甲方”，道和往往连“乙方”都不是，要靠不断申请钱、做项目维持运转，叶老师要“不断放低身段，求别人，没脾气，没面子”。

也许，来来说的“委屈”有这层意思？受“委屈”的另一面是受磨练，才有两位朋友接下的话：“[叶老师]无我，无欲则刚，包容几乎到无限”。

我也从其他朋友处了解，道和从项目基金中得到的办公用费往往不足，常须从差旅费中省钱，以支付工作人员工资。一位留学归国在道和工作过的年轻人说，她如果去外企，工资会是道和的数倍。这解释了为什么多年来都都不但不拿工资，还把自己为企业或政府部门咨询所得悉数交给道和，用他的话说：“我所剩的这点能耐也就是为 IED 挣点小钱”（2014年5月初给道和同仁电邮）。

“绿色创业汇”自2013年开始创办第一期，它是对此前道和主办的“绿色典范”评选活动及“中国影响力基金”（Impact fund）在理念和实践上的完善和发扬。帮助和指导绿色企业创业是一件在中国没有人做过的事，都都和他的同伴们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这个“被爱钱遗忘的角落”里边摸索边干，“孤独而艰辛”，非有“死磕”的精神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得学会给自己打气。一位在“影响力基金”阶段一起共事的朋友在维佳去世后写道：“你淡泊名利，俭朴率真，有时候甚至偏激愤青，但对影响力投资的推动一直都在勉力而为，尽管很清楚这种新兴投资类别在国内的微众状态，但你总会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水滴虽微，渐盈大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守着小小的道和，做着“微众”之事，却有着大大的“野心”。在总结2014年成功举办的第二期“绿色创业汇”的电邮中，维佳半调侃地说，“这次是我们的‘黄埔二期’……这预示着我们来日方长，我们的训练营要能够培养出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

企业和企业家”。口气不小啊。

也不全是自我打气。参加了“绿色创业汇”第一期（“黄埔一期”）的某企业总裁写道：“非常幸运能够在创业初期得到来自‘绿色创业汇’中具有丰富经验的导师指导，这些经验的价值难以估量。在导师的帮助下我们很快认清了自己业务的核心方向，快速达到了上下统一思想，并极大激发了团队成员的创业激情。绿色创业汇的导师都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与极强的个人魅力。祝愿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在创业汇中找到自己的导师。”

蓝洁士老总小吴找到了自己的导师——叶维佳。面对水源匮乏和污染（对中国来讲是比空气污染更为严重的挑战），蓝洁士开发研制了智能型免水冲洗厕所。我带学生参观这家公司时看到了他们的产品，当时的感觉是“神奇”。在2014年“绿色创业汇”的发言中，维佳多次提到蓝洁士，认为免水冲洗厕所在中国农村可以大有可为。维佳从进入环保领域之初就帮助蓝洁士，多年来从未间断，也“爱屋及乌”而对“厕所”产生了兴趣，连去参观十七世纪欧洲古堡都不忘察看那儿的厕所。

小吴回忆说，早在零六年左右他就认识了叶老师。因为看到免水冲洗厕所的发展潜力，叶老师主动找上门来。小吴参加过维佳主办的几次“沙龙”。他说，一般的创业沙龙教你如何做大、做强，道和教你如何做长久，如何“可持续”。多年后小吴还记得维佳给他们讲“进化论”，讲“幼态持续”（不同于其他动物，人类的生长周期长，成年后仍保持某些“幼态”特征，如喜探索和具好奇心，人终其一生都有学习和成长的能力，企业也应如是），讲“小就是美”（“小”也意味着“柔软”和适应能力强、变化能力强，小企业有“小”的优势），还讲企业要像蜜蜂一样，既要顾及自己生存也要帮助他人。看来，维佳“励志”的路子有点别具一格，他爱拿生命和生物界现象启发人、阐释“可持续”道理。

小吴说，比起像中欧商学院那种“高大上”的地方，叶老师的讲座不仅在理念上不同，在形式上也像个“乡村小板凳”，从来不在豪华的场地举办，一次还把有众多企业参与的活动叫“赶大集”。小吴认为，这么做恐怕不仅是为了省钱，也反映了叶老师简朴低调的行事风格。道和本身不是投资方，一些想得到投资的人逐渐退出。留下来的不少也是见多

识广出过洋的人，他们“坐在小板凳”上听叶老师讲“环境哲学”，“大家的情怀就不一样了”。回想当年听课情景，小吴说，“我们那批人特别幸福”。小吴最后告诉我，叶老师让他明白，“人生有一些目标可以去追求，做人做事应该守住理念的底线”。

道和的存在对创业者们还意味着什么？我在北京遇到了来自山西原平的贺先生。我记起，2015年春都都曾跟我提过贺，说夏天你可以带学生到山西去，看一家“很有意思的真正植于农村的有机农业公司”。贺说，这些年他一直在找路，找同类人，道和把他这样的人聚拢在了一起。他的公司参加了2014年的“绿色创业汇”。贺先生大学物理系毕业，思路缜密，为人干练，他先在北京大国企工作，后下海去深圳办公司，在IT业做得很成功。2005年他回到原平，“想为家乡做些事”。他从有机农业做起，卓有成效，目前正一个村一个村地搞“乡村建设”，把村民组织起来，自己办教育。

近年来我听到了太多乡村凋敝的情景，不忍与闻，贺先生做的事像是天方夜谭，令人难以置信，但他已经脚踏实地干了十年，越干越有信心，目标益愈远大，有点当代晏阳初、梁漱溟的味道。他反复表示，在农村可以有所作为。听着他讲，我冒出一句：你是个另类啊。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弟弟何尝不是！

贺只和维佳认真交谈过一次，但印象深刻。他说，叶老师“不是为了分析问题而分析问题，他是给社会寻找解决方案的人”，干的是“一脚踩进泥里”的事。

“一脚踩进泥里”——这是在山西农村泥土里摸爬滚打了十年的贺先生眼中的叶维佳。而维佳希望道和起的一个作用，是让脚踩在泥里的“另类”们在“孤独时”能有个抱团取暖的地方。惺惺相惜啊。

“老顽童”和“忘年交”

贺先生1989年入大学，比都都小二十来岁。都都的道和同事们，年龄大一些的比他小二十几岁，小的要差四十来岁，这些年，都都是和“70后”“80后”“90后”们一起做

事。有代沟吗？似乎没有。一位二十几岁的女孩告诉我，叶老师从来不教训人，像朋友一样，给大家起外号；另一位年轻人说，叶老师像个“开朗的大男孩”。

说起给人起外号，我想起都对一个英文名字叫 Alan Gao 的朋友随口说，就叫你“二楞高”吧。都都的语言和年轻人贴近，说起什么事，爱用“好玩儿”这个词。对网络语言运用自如，爱说“有木有”（有没有）和“童鞋们”（同学们），还爱自称“俺”，即使谈正经事也带点顽皮。他去世前不久参与了工业信息部一个旨在推动工业创新的名为“创客中国”的活动，在一张纸上他写下：“客，为什么不说发明家科学家？就是玩的意思，科学达人。”

一位道和朋友问我，您看过《射雕英雄传》吗？看看吧，叶老师像里面的“老顽童”周伯通。从未看过金庸的我，专门找来书看。

“老顽童”叶维佳把周围的年轻人都当作孩子，不但心里这么想，嘴上也这么叫，有时刚一认识就这么叫人家。当年共同创办“中国影响力基金”的小张说，初见面后，越谈越投机，最后叶老师“声如洪钟地大喊一声：‘孩子，你的志向是做影响力投资吧！’”都都不但爱叫人家“孩子”，说话时还常“咱爷俩儿”的不离口，像个北京胡同大爷。

Ray Cheung 说，周围每个人都觉得他/她是叶老师的孩子，Ray 显然也把自己算在其中。维佳曾对 Ray 说，“我是你的忘年交”，并让在美国长大的 Ray 查“忘年交”是什么意思。

访谈中，好几位朋友告诉我，叶老师是他/她们的“忘年交”。

这其中就有上文中提到的那两位曾在外企做高管的夫妻，他们曾在美国留学，和维佳的经历相似。妻子小谢说，她在商界做了多年，越来越对一味追求利润和增长的做法无法认同；第一次见面时，听叶老师讲 de-growth（非增长）的理念，就感到和自己的想法是在“同一个频道上”。2013 年她辞去美国一家大公司在华高管职务，参与道和的工作，因为“难得和这些有共同理念的人在一起做事”。

这一年，小谢夫妇及曾在国内一家大公司任高管的小王加盟道和，充实了道和的力量。同年，道和开始主办“绿色创业汇”，作为导师，他/她们以自己在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悉心

指导创业中的绿色企业。

维佳此前已从道和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担任顾问，由葛勇接任主任。小葛也有国外留学背景。道和这个小小的机构集中了若干名老少“海归”。

不是每个“海归”都能适应中国国情。一位有美国环境专业博士学位、与道和有业务交集的朋友告诉我，叶老师帮助她“站在地上”，看问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担任顾问的维佳继续为道和操心出力，也十分感谢小谢小王等人的加盟。2014年成功地举办了第二届“绿色创业汇”后，他在一份邮件中对“金牌培训师”小谢等人表示感谢：“感谢各位老师为这次活动所做的巨大付出和贡献，不，应是奉献！”小谢夫妇和小王以及一位自始至终热心帮助绿色创业汇活动的电视台朋友都是不领取报酬的。

都都，你也一直在奉献啊。

邮件中，维佳还对几位新加盟的朋友经过一年多摸索找到了各自喜欢做的事表示欣喜，他写道，“令我从心底感到亲切和安慰的是，你们对可持续领域有了自己的关注点，有了感情和兴趣的投入，好！”

一位曾在道和工作的年轻人说，道和的每个孩子都能自由地表达。叶老师鼓励每个人找到自己关注的问题，从你的角度出发，问你想做什么，尊重你的选择。

小谢本人除了为道和做“金牌培训师”，还在办一所集古今中外先进教育理念、关注环境保护、强调“知行合一”的小学。维佳是学校的热心支持者。我去参观过这所在顺义的学校，感触最深的是它在教育理念上的海纳百川，似有无限容量和潜力。小谢说，学校明确反对的是“美国式的物质消费主义”。

在小谢眼中，叶老师“就像一位父亲”，“亦师亦友”。

都都则对年轻人说，我是在老年大学向你们学习。

儿子叶丁子常年在海外，并非十分清楚父亲这些年在做什么。听了道和的朋友们在追思会上含着热泪的发言后，丁子站起来说，你们也给了我爸爸很多。

丁子说得好。都都最后九年的生活虽然艰辛，但过得充实而愉快，是众多的“忘年交”

们参与造就了“老玩童”叶维佳，助他在进入五十多岁之后，还能继续成长，还在不断前行，这足以令大多数“50后”羡慕。

“我给你们领导下跪”

维佳多年来在道和做的一件事，是给政府部门提供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相关的咨询和政策分析，其中一个部门是农垦。我对他在这个领域做的事有所了解后，始知他用心之深，下力之大，憧憬之远，但苦于不能做主，曾说出“我给你们领导下跪”这样的话。

这话是对农垦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说的。2014年春天由维佳牵头，帮助农垦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写出“农垦可持续发展报告”。“指标体系”包括水资源、土壤质量、能源、环境/生态和农业废弃物等基础数值，这是一项在中国没人做过的开创性工作。为农垦做项目给的报酬很少：区区三万元人民币，用都都半开玩笑的话说：“你让我们怎么活？”维佳带领道和三人团队为这个项目前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总共投入人工150-180人/天，包括去垦区做调研。类似专业报告的市场价格大约为50万元，且不包括指标设计和数据分析体系的建立。为什么道和人心甘情愿去做这件经济效益如此之差的事？两位参与项目的年轻人告诉我，叶老师主张做，他是希望通过农垦这个“大农业”，在理念和实践上带动和影响广大的分散的“小农业”。

我听了长达四五个小时的讨论指标体系的录音，在场的除了三位道和人，还有一位年轻的农垦工作人员——都都先是顺嘴跟人家称“咱爷俩儿”，后又改成“咱哥俩儿”：再年轻，人家也是大国企的代表，这一改口引得两位道和女士笑出声来。在亲和的气氛中，维佳一丝不苟地和与会者讨论每一个指标，从始至终全神贯注，让我“看到了”工作状态中的弟弟。录音里传来他浑厚的男中音，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农垦基本状况的清晰认识，对统计数据的准确把握，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透彻理解，和对中国农业现状的忧心忡忡。

在2014年“绿色创业汇”上维佳特别强调：“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也许可以说，农业问题是维佳在可持续领域里投入了“感情和兴趣”的“关注点”。当我问道和的一位年轻朋友为什么维佳会特别关注农业时，她说，因为叶老师插过队。这让我有些没想到。我俩虽同在山西雁北插过队，但都都从来说过农村的经历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一次我看到他在一份电邮中写下：“山西是俺的第二故乡”。原来，他始终没忘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一方贫瘠的土地和那里的“受苦人”。

都都对农业情有独钟还因为他视农业为中国之本。他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不会消亡，如果“村庄没了”，“这个国就没了”。也因此，他对受教育程度高的“70后”“80后”“90后”的“新农人”寄予很高期望（这其中应该包括山西原平的贺先生）。在谈到帮助一个“新农人”保护水源地项目时，他给道和的同事们写道：“希望我们的项目可以有助于培养农村的精英留在本土，以新的理念，新的知识，新的发展思路 and 模式建设自己的家乡，保护自己的家乡，提高抵御物欲横流的美式资本主义的能力。我们不是要打造新土豪，是希望水源地能更多地出现自然的守望者，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护好和建设好中国的后花园”。他表示，自己喜欢“农人”这个词，因为它表达了“与自然亲近的人的身份”。

读这一段时我不禁落泪，不只因为其中的观点可圈可点，还因为它展示出叶维佳带点浪漫色彩的 理想主义情怀——这一面他是不轻易示人的。

维佳如此重视对水源地的保护，是因为他清楚，中国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在农村，农业污染是“面源”（水源、土壤），工业污染是“点源”，农业污染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要大于工业污染。同时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工农业分布从自然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很不合理：南方（长三角、珠三角）水资源丰富，却不再种地，“鱼米之乡变成无米之乡”，成了“世界工厂”，环境遭到严重污染；水资源匮乏的黑龙江和新疆等地却搞“大农业”，造成黑龙江地下水用量严重超标。在讨论“指标体系”时他说，北大荒原来是有战略意义的湿地，后来生态状态的土壤变成了农田，目前湿地持续减少，在兴凯湖地区围湖造田“相当于在巴西砍伐热带雨林种植咖啡和橡胶”——说到此处时，他的痛惜之情通过录音“溢于言表”。

从农垦入手也因为它有大量相对属实的统计数据，用维佳的话讲，“农垦的信息化基础好”。但即便如此，据两位年轻人说，叶老师和她们把很多时间花在“抠”数据上：来自农垦年鉴的数据复杂而庞大，需要筛选、比较和判断，也需要考虑地区间的差别，“花了很多心血”。

都都重视统计指标，相信现代社会需要运用数字进行管理。此前，他曾为农垦有关部门做过“绿色统计指标在农垦发展中战略意义”的培训，从最基础的统计学知识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道理讲起，强调数据和指标对决策形成的重要性，到了苦口婆心的程度。在我看，那个培训和这个“指标体系”所做的，都是在推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包括“自然资本”、“水足迹”、“土壤健康”，“有机能源”和“循环经济”，光是水，就有“蓝水”（地表水）、“绿水”（植物中含氧分的水）、灰水（废水循环）的区别，录音里都都逐一解释，耐心道来。听的出来，代表农垦参加讨论的那位年轻干部不熟悉其中的一些概念，而有关水和土壤的一些国际通用指标在中国也没有现成的数据。

而这正是做“指标体系”的意义所在。用维佳的话说，他/她们在为农垦农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基准线”（base line），这一基准线包括对农业循环经济至关重要的基础指标。有些数据现在没有不要紧，先把概念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要把可持续发展农业的理念形成起来。在谈到土地时，维佳提到“土壤侵蚀度”，说我们国家目前没有这方面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数值，而“如果侵蚀问题严重，农业就岌岌可危”，因此“这个数值等于看家的资产量”。这时那位农垦干部有些兴奋地说：这个数是“根”呀，维佳接上来说，有关土壤的几个数值“全是根！”并说，“我们愿意在报告中提出一个土壤质量的检测方法”。年轻的农垦干部一边和道和人讨论指标体系，一边接受着新的理念，他感慨道，我们像是在编教科书呢，又说，没想到会做出这么大的动作，“越做越大了”。维佳半开玩笑地说，“我有神圣感，建立这套指标体系的就是咱们四个人（注：三个道和人加一个农垦人），咱们这是蚍蜉撼大树”，接下来说的是，如果能够被采纳，“我给你们的领导下跪”。说这句话时，他声音里已全无调侃之意。

道和的小刘说，她在和叶老师做农垦项目的过程中，感受到他的“热情，期待，和无奈”。花了那么多心血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用不用，还得人家的领导说了算。

这就是咱们的国情。叶维佳明白，要做事，离不开政策制定者的理解和支持，要有耐心和锲而不舍的劲头。他对另一位同做农业项目的小王说，“要不厌其烦，有人听没人听都要宣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数字说明自己的观点”，“把数据摆在那儿，我们不直接出结论”，“剥葱式的，不要唐突”。不以“分析问题”为满足而希冀“解决问题”的叶维佳，用心不谓不苦。

录音资料中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都都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相关知识。他不时以泰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农业和环境情况举例，给中国做借鉴。但说到底，中国的事还得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用他的话讲，“（农业）循环经济一定要是中国特色的”。

距离他去世不到两个月的2015年4月底，维佳给那位农垦干部写了一封邮件，作为对该项目的总结，其中说道：“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应该是一个可有可无、可以被边缘化的议题……没有高屋建瓴的眼界，没有系统变革的决心和领导力，很难成气候”，“我们的报告能起多大作用？我以为如果政策的制定者不给力或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则仅是一纸文章而已。对此我本人不是很乐观。我们是外部的人，该说的和能说的都说了，仅此。”话虽这么说，心还是放不下，维佳接着建议：下一步“可以开展定向的案例调查，针对指标体系中涉及的土、水、能源、环境/生态废弃物，了解典型垦区的管理现状”。他还是没把自己当外人。

邮件的最后一段，维佳正式对那位农垦干部说，“我们几个人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远远超出[农垦所支付的]三万元，很多时候我们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做的，是一种信念在支持我们做这件事，但人总是要生存的”。

在发去“农垦可持续报告”最终完成稿之前，维佳“又做了一些细微的文字和数字格式上的修改”。虽然不满道和人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物质报酬，虽然担心心血化成的报告最终不过是某位领导公文堆里的“一纸文章”，但欲罢不能。

写到这里，我想起多年前读过的报告文学《小木屋》，是写一位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在西藏高原工作的生态林业学者的。作者黄宗英在文末笔锋一转，由一个人扩展到“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说他/她们是“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就像那些风餐露宿长途跋涉一步步扑地“磕长头”的藏传佛教徒。

凝下神来思考的人

前面大量讲的是都都“行”的一面，真正令我惊异感叹的，是他“思”的一面，这一面在他生命后期占的分量很重。来说说，都都生命的最后几年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思考中。但恰恰是这一面让我感到把握不住，这不仅因为它涉及了太多我不熟悉的知识领域，也因为在我看来，都都尚处于吸收、消化、扬弃他人学说和形成自己思想的阶段，给我们留下的还不是成熟的著述，而是立足于中国本土及他本人多年学习与实践而形成的宏观框架和思考角度及观点。

说到“思”，也许该从“教”讲起。维佳成立道和的初衷不仅是为了做环保公益，也是为了培养年轻人。一位朋友忆起他和维佳在四川青城山的一次“面对青山”的“雨中清谈”：“叶先生谈到，他最关心的还是青年人的培养”。在都都和来来的邀请下，2012年到2014年的每年秋季，这位获得德国环境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和都都夫妇一道，先在北师大后又在人民大学开设研究生课程，教授可持续发展理论。三人中，维佳承担的教学任务最重。他从多方面采集思想养料，自编教材。从遗留的教学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琢磨怎么提出问题、怎么启发学生思考、怎么调动学生参与，是个十分用心思的教员。都都过去没教过书，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成了实实在在的“叶老师”。

他真正是乐此不疲。这不仅因为他在实现着自己培养年轻人的理想，也因为教书促使他认真系统地看书学习，“凝下神来思考”，这本身对他就是一大乐趣。

都对理论问题极为感兴趣。他教可持续发展课程所依据的核心理论，是“系统思维”（systems thinking），用他的话讲，“系统思维有意思的是它可以自然而然地使使用该方式[思考]的人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议题”，这是因为环境问题不仅牵涉环境生态，也涉及经济、社会、人口等一系列问题，跨越很多领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开放的复杂的动态的整体的系统——这一长串形容词是我加的，是我生吞活剥地试图理解“系统”（systems）这一概念的所得。如何向学生介绍这个概念对都是个挑战。为写教案，他看了多本这方面的权威著作，做了大量笔记，边看边比较诸家说法。在一处笔记中他写道，“博尔丁[Boulding]对系统科学的理解比贝塔兰菲[Bertalanffy]要平和许多，少了‘仇恨’”；提到一本相关书籍时又写，“好玩，查！”一个关于系统论的说法如何比另一个“少了‘仇恨’”？一本理论书籍又怎能“好玩”？我多么希望能坐在弟弟的课堂里，当一回他的学生！

对我这个外行来说，都大量的读书和教学笔记中涉及到三个格外有意思的问题，它们甚至对我做历史都有启发。第一个是“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系统”的生命现象。都都写道，“一个多细胞的生命体，其细胞在不断地死亡，而新的细胞又不断产生！无论如何，这个生命体维持着它的整体性！”——请注意，这里叶维佳用了两个惊叹号，而他不是个爱一惊一乍的人，他是真觉得“这件事太神奇了”。生命现象是“深陷于还原论认识方法的”传统的物理学和化学解释不了的——这引出令我感兴趣的第二个问题，也是都都在他的笔记中反复探讨的，即“还原论”（reductionism）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他说，“你是无法运用物理化学的公式去解决生物群体问题、或社会问题的”，并说，贝塔兰菲所以被公认为“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s thinking）理论的鼻祖，就是因为他从“生命体的角度敏感地认识到传统科学的局限性”。

第三个问题涉及“认识论”，最抽象、也最为根本，关乎是否存在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客观世界”。都都在笔记中录下一行字：“知识不是真实情况的简单相似，是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生物学、心理学、文化和语言性质等种种因素的复合”，

接着写道，“同意他的说法，但还需要再看再理解”。都都讲解系统论，是从与认识论密切相关的“格式塔心理学”开始的，从“直觉的东西要大于眼睛看到的东西”说起的，这是因为“系统”并非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像苹果落地一样看得见摸得着，而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和认识事物、尤其是包括生命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活事物”的思维方法。讲系统理论，先要讲人们是如何认知“客观世界”的。看得出，都都对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

写在这儿，插一个与“思想”无关的小细节：我注意到都都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教案（中英文混杂）是写在用过的纸的背面的。能省就省，已经成为他绝非刻意的日常习惯。

在一张纸上他写下，“在框架外思考”。

在“框架外思考”对叶维佳不但意味着突破“还原论”思维方式的禁锢，也意味着跨越狭隘的“意识形态”壁垒。在介绍三位对系统论有开创性贡献的外国学者时，他特别点出其中一位是苏联人波格丹诺夫，并写下，“为什么在这里我会提及此人，这是关乎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新认识”。都都清楚国内思想界形形色色的争论，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简单地“贴标签”，不依附权势或追随潮流，不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和基于实证的分析，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我赞赏他的态度。我多么想念我们姐弟俩在不同的年代里和形势下多次口无遮拦的思想交流，不会再有了！

前面提及，我注意到都都对生命、生物和进化问题的特殊兴趣。从理解“系统”这个概念出发，生命领域是个极好的窗口，但也许，神奇的生命现象本身就令叶维佳好奇：求知是个很“好玩”的事。对都都的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后，我又想，对自然界五彩缤纷千奇百怪的动植物感兴趣也许还反映了他对“生物多样性”理念的认同：人类只是地球上的物种之一，我们应当学会和大千世界中的万物生灵同呼吸共命运，而不是去加害它们，令其中一些物种处于濒危甚至灭亡的境地。

都都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但他一辈子是个学习者，往往是在干中学。为了帮助不同领域的中小企业，他努力去掌握方方面面的专业技术知识，令年轻人钦佩，把他看成道和的

“大脑”和“智库”。但“知”和“识”还不是一码事。在道和的小王看来，叶老师不但有“知”也有“‘识’的坐标”，看问题有一个“全面整体的框架”，也因此，“当他面对一个新事物时，能够很快找到问题的核心，看到它与其他问题的相关性，把问题放到他的思想体系中去”。当我质疑维佳已经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一看法时，小王坚持，“叶老师有一个自洽的系统”。

山西原平的小贺也认为维佳分析问题的背后有整体的思路，能看出事物之间“环环相扣，相互关联”的关系。对系统思维也感兴趣的贺说，“听得出那是系统思维，而且是解决问题的系统思维”。维佳的“思想力”——姑且用这个词——也令做公益投资的小元印象深刻。小元酷爱读书，兴趣广泛，涉足环保二十余年，认识不少业内“大佬”。他说，每次和叶老师见面都给他留下“很深的刻痕”，“都能吸收思想养料”，“这样的人很少”。维佳去世前的一个星期他们还见了面，从下午二点一直谈到晚上九点，忘记了吃饭。维佳从“整体式”角度看问题的方法让小元感慨：“他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做绿色经济投资的人这样来谈问题”，“给我打开了做环保看问题的最大外延，解了我心中的困惑”。

小王、小贺和小元三位都有好学深思的特点，他/她们看到了叶维佳作为“思想者”那极为宝贵的一面并给予很高的评价，那一面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

“To Be or not to Be”

在一个本子上，都都写下 overshoot 这个英文字，一连写了好几遍。乍看，我以为他是在学新词。读了关于环境问题的基础理论后我才明白，这是环保领域的一个基本概念：透支。与透支密切相关的是另一个基本认识，有限（finite）：人类生存在有限的空间：地球，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它的环境自净能力也是有限的。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口呈几何态增长，从1980年代末开始，人类消耗地球资源的速度已经超出当年资源更新再生的速度，而有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正在透支地球有限的“环境

容量”和承载能力。已被国人视为“新常态”的雾霾是我们在日常感受得到的透支的表现；城市人一般不太注意、而道和人十分关注的，是广大农村水源和土壤的透支。我们的地球能否健康地存在下去，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环境问题权威学者认为，自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和二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无比的全新挑战：生存挑战，我们需要一场崭新的“革命”：“可持续革命”（sustainability revolution）。否则，前景是 collapse，崩溃。

我用“to be or not to be”（“活着还是死去”）这一莎士比亚戏剧中丹麦王子汉姆莱特的名句做这一小节的标题，但将其对个体生死的纠结置换为对脆弱地球上全体生灵的命运和前途的发问：存在还是毁灭？在一个本子里，都写下莎翁这一最为直白的关于“存在”之问，但没有上下文，我曾有些不解。对他的行路、心路和思路有所了解之后，我想象他写这句话时的心境思绪，为他做出上面的诠释，代他提出拷问。

我唯一的兄弟离我而去，我生命中一条重要的骨血之链遽然间断裂。此后我四处去“寻找”他。写这篇文字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带着三个身份：姐姐，同代人，生活在今天这个充满危机和挑战的地球上的一员。都都不是完人，作为姐姐，我无意拔高他，比起旁人我更清楚他的缺点毛病，就像他更清楚我的一样。带着几重身份审视弟弟的一生，尤其是他生命的最后九年，我心中涌出的不仅是姊弟间与生俱来的亲情，更有深深的敬重和无尽的惋惜。

由于做绿色环保，都都进入了一个辽阔无垠的思想/精神天地，他的视界越来越开，他钻研的问题越来越深，他穿行于诸多知识领域之间，一步步地融汇贯通而逐渐形成自己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独立和独特的思考。殊为难得的是，他既有多年海外留学和做外企高管的背景，又接中国社会的“地气”和关注“底层”民生；既对深邃的理论问题有浓厚兴趣，又能“一脚踩进泥里”做实在的事情；既具清醒的批判意识，又竭力在现有条件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这一切在他身上融合地自然妥贴，毫不造作。在今日中国，叶维佳很独特，很难得，很可贵。以他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视野高度，他在思和行两方面都可以

走得更远，可惜天不假年！

都都去世后不久，几位亲朋好友一起吃饭，席间大家避免谈及都都。快分手时，一位朋友站起来在饭桌上用手指写下一个字：士，“都都是士”，他说。

我们的三舅白景扬深通传统中国文化。文革中无学可上时，我和弟弟曾跟他学中文（此时作为右派分子的舅舅从被遣返的乡下老家自行返京）。在都都的笔记本上我发现这样一行字：大事难事者担当，顺境逆境者襟度，临喜临怒者涵养，群行群止者识见。这是三舅给我们讲解过的、体现“士”之精神的一段话。

在发小追思会上，几位朋友提到了我们的母亲白天和父亲方实（叶笃成）。我们的父母在抗战爆发后离开平津、离开富裕的家庭奔赴抗日前线，他们属于中共里“12·9/“三八式”那代人。在家庭生活中，他们身教重于言传，潜移默化中教我们正直善良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

父亲在“叶氏南开五兄弟”中年龄最小，他们是经历了二十世纪狂风暴雨而不改初衷的一代爱国者。都都的低调让我想起三伯伯叶笃义。我父亲说，三哥从来不唱爱国高调，不但不爱唱，也不爱听。命运坎坷的三伯晚年写下名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回忆录。他至死不悔的是对积贫积弱的祖国的热爱，他也是个磕长头的人。

都都去世后，一位挚友写下这么一段话：“在中国做环保，困难之大，可以想见……都都下决心入这一行，除了抛却名利，还要舍却身家，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50后’的人都曾受‘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教导，后来因了种种原因，多把这个信念当作一种无聊的说教而抛却了。个人面对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十几亿人口，又能做什么呢？……渭水既浊，我辈多只好混迹其中，讨口饭吃求个平安。可都都偏不，选了环保这个切入点，投入他五十多年的心智积累，倾了全情力行之，他追求的是‘大我’。”

上述种种说法使我去想两个问题，一是该如何“定位”叶维佳：他是具有儒风的今日之“士”？是20世纪一代爱国者的传承人？抑或是“50后”年轻时信奉的“理想主义”的坚守者？另一个是：在问题重重的当今社会，个人能做什么？

我不能不去思索这些问题，不仅是作为一个姐姐。

说起“50后”曾经的“理想主义”，我想起那个年代某些人嘴里高喊的“解放全人类”，既狂热又狂妄。那一套对我弟弟没什么影响，他从来就不是那样的人。

他继承了叶家人的赤子之心，但他忧的不仅是“国”。

“士”？此词古意太浓，“传统”的包袱太重。

我心目中的叶维佳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地球公民。我们的星球面临着严峻的危机，维佳视万物生灵为同类，关切的不只是人类的命运；在这里，“公民”取其铁肩担责任之义。

我问来来，这么多年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和都都？来说说：“能做成什么样谁都不知道，就是信这个。”这是对“个人能做什么”之问的朴素平实的回答。在满世界那么多人都有些找不到北的时代，他们有执守，有所为。

一位同行记得维佳去世前几个月说的话：“坚持，做环保的要坚持。”

托体同山阿

跟道和主任葛勇谈维佳，他只说了两个字，“师傅”，眼圈就红了。

道和最年轻的一名成员写道，“叶老师已然成了我们环保圈的一种精神，引领我们青年人继续坚持环保之路”。

道和小王说，也许叶老师最成功之处在于他成了别人的肩膀，肩膀的意义对道和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她希望自己能在“思”的领域向叶老师靠近，特别在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思考上。

小王还告诉我，她一直在推进“叶老师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落地工作”，期望能为中国农业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垫上一块小小的砖头”，“告慰始终跟我们在一起的叶老师”。

小谢告诉我，她在追悼会上对丁子说，“你有一个伟大的父亲”。我问何谓“伟大”，

她说，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知行合一，叶老师真正在为他的理想和价值做默默无闻的工作，他说的都可以在他的行为中找到。

Ray Cheung 用英语对我说：“I don’t feel sad. I feel lucky to get to know him”——“我不感到悲伤。认识他是我的幸运。”

蓝洁士的小吴说，“能够以一种精神的力量活在我心里的人不多，只有叶”。

都都曾表达过没能帮成蓝洁士将免水冲洗厕所产品推向非洲的遗憾：“我一直对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有憧憬……但我们的中小企业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在我的深层意识中，绿色产业应该是无国界的，应该是国际主义的”。

他还打算做很多事。同在北师大和人大教书的小张说，本来叶老师、李（来来）老师和他商量好，2015年秋季暂停教学，认真整理一下三年来的教材（其中维佳的教案最多）。经过几年教学，已经形成了给中国学生讲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比较清晰的思路，可以有所总结了。

在2013年底七伯伯叶笃正追悼会上结识了几位大气物理学家之后，都都就希望能和科学家们开会探讨“人类足迹”对环境的影响，一直念叨这个事。他还想有朝一日建立中国的“作物全生命周期水足迹”（指农作物成长过程中所消耗的全部水量）的统计数据，说也许要等“90后”的当政才能做这件事，“到时候，我豁出老命也要支持。”

突发病那天是周六，下午他去开会，是关于在地广人稀缺医少药的中国西部地区推广移动医疗车的，受惠者将是 BoP 群体。当晚7点整，他给一位热爱考古的朋友写下：“三星堆总是个令俺着迷的题目”——都都对人文历史一直饶有兴趣。这是他写的最后一条微信。

他枕边放着两本没读完的书：《气候改变历史》和周汝昌的《千秋一寸心》。

发病前一天，他在家人微信群转发了一条北京侃爷对那几天蓝天的赞美：“连续下了一个礼拜的雨，今儿北京的天蓝得跟王八蛋一样，大块大块的白云多得跟不要钱似的，美出幻觉了”。看这条微信时我忍俊不禁，也仿佛听见都都嘿嘿地笑。

此刻我抬头望天，泪水顺面颊而下。■

【编读往来】

小鹰来信

《记忆》主编方惜辰先生：

收到记忆 209 期有点失望，因为贵刊用的还是我一年前（2016 年 12 月）的版本，不是我今年 12 月 9 日送你们的最后修订稿，文后的邮箱也没有改。很可惜，因为一年来，我作了很多修改和补充，把问题讲得更清楚了。

我理解你们稿件多，人手不足，忙不过来。没关系，谁都有疏忽的时候。下面是我的一个补救办法。

作为更正，请把以下修订版的网址用邮件送给已收到这期《记忆》的读者，并作一简要说明，建议他们可从网上阅读或下载的此文最新版本。

网址：http://www.azcolabs.com/xy_chatting_6days.html

希望对拙文有不同看法的朋友，与我联系，我的邮箱：info@azcolabs.com

老方回信

小鹰先生 大鉴：

很抱歉，209 期《记忆》刊发的《文革六日谈》不是您的最新版本。这种事以前也多次出现，且不止出现在您一个人身上。主要是因为编辑没有及时替换作者的新稿。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此类错误，从我方来讲，要仔细认真。从贵方来讲，在没有定稿前别发给我们，一旦发来，就不要再改。

再次向您致歉。

顺颂大安！

老方谨字■

【资料】

2016年《记忆》总目录

(147期---178期)

147期 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七）

【专稿】

也谈北大文革史中的一些片段

——简评章铎、常风之争 -----辛伯仁

【研究】

文革初期的北大

——浅析张承先的《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古 樟

【评论】

一评胡宗式对《北京大学纪事》的指责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真相？

-----常 风 魏 明

【述往】

纪念李其琛-----俞小平

北大工军宣队领导下的清理阶级队伍——翦伯赞是怎样自杀的-----王复兴

【资料】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同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单位的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67年8月10日晚至11日）

【编读往来】

1. 叶宁、顾勉之谈常风之文 2. 张晓良的感想

3. 何蜀指出146期重发齐人之文

148 期

【专 稿】

广东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升沉轨迹 -----薛声钦 阿陀
从学术争议到政治批判

——从山东对《海瑞罢官》的讨论看文革的发动 -----张业赏

【大饥荒】

一九六零年(三)——与苏联无关-----陆 凌

【述 往】

家世拾零(二)——我的爹爹和父亲-----慰 祖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四)——皖北治淮-----王丕忠

我的自述(一)——十年苦难-----王金锐

【资 料】

1. 北京市革委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 04. 21)

2.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 08. 13)

【读者来信】

1. 王复兴更正声明

2. 张晓良纠错

149 期

【专 稿】

剥洋葱现象——1966年陕西省文革运动的初起及背景-----白 磊

关于《女附中十七年大事记》章彬杰抄本的说明-----范世涛

【评论】

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评析（一）-----不平

【口述】

回忆周总理“五九接见”-----李春光口述/文靖撰写

【大饥荒】

一九六零年(四)——谁之过？-----陆凌

【述往】

一个知青上山下乡的艰难历程（一）-----王复强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五）——苏北农场（上）-----王丕忠

【资料】

1.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11月2日)
2.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12月7日)
3.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1月5日）

150期 北京师范大学文革研究专辑（一）

【专稿】

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赵惠中

【评论】

如果她还活着——话说北师大井冈山头头谭厚兰-----七尺从天

【述往】

拿捏旧伤，回首冰霜路——从被囚到平反-----蔡鸣乔

鲜为人知的故事——张闻天关押在北师大-----冯启明

怀念“插班生”杨以鸿 -----赵惠中

【资 料】

1. 首都红代会北京师大井冈山公社严正声明（1967年4月13日）

2. 为建立我校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而斗争

——谭厚兰同志代表公社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摘登）（1967年4月21日）

3. 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通告（校革委会委员名单）（1967年4月29日）

4. 谭厚兰在“九·一”保林会上的讲话（1967年9月1日）

5. 关于北京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1967年12月11日）

【读者来信】

1. 蔡鸣乔谈北师大文革的三阶段

2. 傅正伟谈北师大老五届的历史责任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8年1月26日）

151期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二）

【专 稿】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二）

——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大串联-----宋翔雁

【考 证】

也谈“文革回忆录”可信度

——蒯大富与1966年10月6日大会考-----肖文正

聂树人批聂元梓“北大武斗”造假考-----七尺从天

【评 论】

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辩-----聂树人

【述 往】

我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唐振权

【书 摘】

《王大宾回忆录》（摘选）-----王大宾

【资 料】

1. 关锋、戚本禹对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等的讲话（1966. 09. 23）
2. 关锋在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 09. 28）
3. 林杰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部分同志的讲话（1966. 10. 03）
4. 李富春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同学的讲话（1966. 10. 09）
5. 阎长贵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及北京地质学院代表时的讲话（1966. 10. 12）

【读者来信】

1. 朱德瑜纠错
2. 阎长贵指误
3. 宋翔雁、刘昭明谈如何回忆历史
4. 胡宗式指正 150 期
5. 陈闯创指出第 150 期的诸多笔误
6. 刘明来信

152 期 北京大学文革专辑（八）

【专 稿】

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俞小平

【评 论】

再谈 1967 年北大文革中的三件大事（一）

——兼答常风、魏明的指责-----胡宗式

我们最后的责任——答常风-----章 铎

【述 往】

我的人事档案-----俞小平

曾经的岁月——山东寿光炮兵农场的再教育——刘 若

迟群草菅人命，任由血吸虫肆虐——王复兴

【资 料】

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重要讲话（摘要）（1967年9月日）

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部分组织负责人讲话（1967年9月16日）

【编读往来】

1. 印红标谈古樟和辛伯仁之文

2. 俞小平谈辛伯仁之文

3. 常风答叶宁与顾勉之

4. 张从纠错

5. 甘仲义谈辛伯仁文的问题

6. 从的批评与建议

7. 《记忆》答张从

153 期

【专 稿】

（日本） 竹内实：特立独行的日本学者——燕子

【无 名】

藤萝春（油画 中山公园 王爱和）——作品

无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艺术和团体无名——王爱和

【评 论】

文革史叙述的五种语境——丁 东

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评析（二）——不 平

【大饥荒】

一九六零年(五)——大饥荒对中国人口与社会的影响——陆 凌

【述 往】

陈乐生“枪杀红卫兵”事件——陈仁德

一个知青上山下乡的艰难历程(二)——王复强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五)——苏北农场(下)——王丕忠

【资 料】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1月30日)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2月5日)

【读者来信】

1. 孟繁华纠错

2. 聂树人回应肖文正

3. 聂树人回应七尺从天

154期 北京师范大学文革研究专辑(二)

【专 稿】

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丛立新

【评 论】

董连猛其人其事其诗安——希孟

【述 往】

1967年夏天揪“军内一小撮”——岳瑞民

我参与了北师大的“九七事件”——林贤光

夜访金永龄——赵惠中

【文 摘】

文革初期“三孔”遭遇空前劫难 -----张海鹏

【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1966.6—12）（征求意见稿）-----韦 陀

【读者来信】

1. 岳瑞民读赵惠中文的感想 2. 赵惠中对胡宗式、陈闯创批评的回应
3. 宋翔雁、刘昭明来信 4. 庄菁瑞有感 5. 黄孝华赐函
6. 薛雪莱询问为什么看不到工宣队、军宣队的回忆或访谈
7. 孙沛东谈王爱和与无名画社

155期 北京大学文革专辑（9）

【专稿】

从高云鹏的遭遇，看迟群之流的专制

高云鹏给胡宗式、章铎的信（2015年11月19日）-----章 铎

【评论】

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序-----马云龙

洗涤我们被污损的灵魂

——读《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扬子浪

【述往】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1966年：文革爆发 -----王复兴

南下串联与贵州文革（一）-----张 甦

【资料】

1. 康生批驳北大技物系崔子明等的两封反动信件（1967.1.3）

2.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北京大学代表谈话纪要（1967. 1. 3）

3. 陈伯达、江青同志做重要指示（1967. 1. 16）

【读者来信】

1. 庄菁瑞、佐燕、郭力、季烨谈非正常死亡一文 2. 冯永光转来两封读者来信

3. 越人谈林彪的四大马屁 4. 岳瑞民谈《北师大文革大事记》 5. 蒋健正误

6. 赵惠中纠错 7. 刘明评《记忆》 8. 胡拾音修正补遗北师大文革大事记

156 期

【专稿】

文革的暴力、真相与和解-----乔晞华

毛泽东晚年改革政治体制的构想与实践-----姜义华

【宇清谈画】

那些年，我们是怎样画画的（一）

——1949-1979 年间不让画什么画-----王宇清

【评论】

从狼变为人——宋彬彬、刘进们道歉之后的思考-----郭小林

【述往】

一个红小兵的故事-----阮丹青

我没有上过高中-----杜厚勤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六）——西部地区筑铁路-----王丕忠

【资料】

破旧立新一百例（1966年9月1日）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26中）红卫兵（旗）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2月23日）

【编读往来】

1. 本刊编辑部感谢胡鹏池、唐少杰的纠错指谬，为156期封面的误植道歉
- 2 赵惠中对《北师大文革大事记》的修改意见
3. 不平答越人 4. 越人答不平

157期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三）

【专稿】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三）

1. 从步行串联到煤矿串联
2. 革委会 宋翔雁

【访谈】

1966年12月受命抓彭德怀——谭保华口述杨东晓采访 戴为伟整理

【述往】

拾珠串链：我的记忆碎片的整理（之二）

1. 老九，都需要上“五七干校”
2. 为什么大学都要迁出北京？————唐振权

【资料】

与北京航空学院等校同志的谈话（1967.01.17）————戚本禹

造反就是要夺权（1967.01.22）————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通讯社

中央首长关于朱成昭问题的指示（1967.01.23）

朱成昭及其同伙反动言行的第一批材料（1967.04.7）——地质东方红

我的检查与交待（1967.08.15）————朱成昭

【读者来信】

1. 扬子浪提问/卜伟华解答

2. 黄肇炎谈丛立新《文革期间北师大的非正常死亡》一文
3. 蒋健纠《记忆》第156期之错
4. 孙怒涛赞乔晞华《文革暴力、真相与和解》一文

158期 北京师范大学文革研究专辑（三）

【专稿】

北师大的“12月黑风”与“修建科劳改队”-----赵惠中

附录一：伊林、涤西：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附录二：李文博：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附录三：张传亭书法作品

【述往】

不太平的北太平庄——北师大文革琐忆-----安希孟

北师大头号“走资派”程今吾先生之死-----黄大地

【资料】

关于北京市文革初期活动的交代-----王乃英

北京师范大学1967年大事记（征求意见稿）-----韦陀

附录：北京师大红卫兵小报简目（李晓航编录）

吴德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1966.07.16）

李雪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1966.07.27）

康生、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1966.07.27）

康生接见部分学校来访学生时的谈话（1966.07.28）

【读者来信】

1. 王伟赞156期乔晞华的《文革暴力、真相与和解》一文

2. 郑平平、刘葳谈《宇清谈画》

159期 北京大学文革专辑（十）

【专稿】

谁之过——北京大学文革前和文革中政治大分裂原因初探 宫香政

附：谭厚兰 1967 年 11 月 15 日的检查

【评论】

从高云鹏“判刑”真相谈起——何蜀

给俞小平的一封公开信——章铎

答甘仲义——考证北大文革史中的几件史实——辛伯仁

【书评】

真实的文革画面

——读王复兴《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孙月才

【述往】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红梅战斗队与红旗兵团——王复兴

【文摘】

北京大学的“四清”试点——杨勋

【读者来信】

1. 皮皮侠建议《记忆》实行会员制
2. 七月流火提议出“北京高校文革专辑”
3. 魏平谈宋翔雁的回忆录

160 期

【专 稿】

文革记忆的政治：见证历史的危机与生机袁梦倩

试论文革中的群体理性

——兼谈“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乔晞华

一、“一个文革说”的缺陷

二、“两个文革说”的缺陷

三、文革的定义：内乱、运动、游戏、博弈？

【字清谈画】

那些年，我们是怎样画画的（二）——再见，画里童年——王宇清

【争 鸣】

文革研究向何处去？——小 鹰

关于“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小 鹰

一、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佯谬与辨析

二、有关“心理”说与“路线”说的讨论

三、有关“中国社会属性”的思辨

四、有关“档案解禁”及“维权”说的讨论

五、有关“官民矛盾”说的质疑

【述 往】

红色少年的快乐岁月——缅怀 1950 年代的北京育才学校——刘 明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七）——内蒙保安沼农场——王丕忠

161 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一）

【专稿】

727日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里了？-----胡鹏池 但燊

再谈1967年北大文革中的三件大事

——兼答常风、魏明的指责（二）-----胡宗式

附一：聂孙之流就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1864支队）

附二：三十五个为什么？（《多思》战斗队《新北大报》1967年8月25日）

附三：孙蓬一1967年4月12日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新北大》1967年4月13日）

【述往】

文革琐忆二则——我在北师大的日子-----岳瑞民

【书评】

读王复兴《抢救记忆》有感-----舒 声

【述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四）——逍遥中的困惑 -----宋翔雁

【读者来信】

1. 章铎纠错
2. 陈创闯谈宫香政之文
3. 张晓良谈159期封面
4. 杜光来函
5. 乔晞华谈皮皮侠的建议

162期 科隆会议专辑

【专稿】

国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2016年夏季的形势_

（科隆大学“纪念文革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沈迈克

【科隆之会】

他们为什么成为造反派——重庆造反派百人分析-----何 蜀

血腥之夏：从“七·三”到“七·二七”

——广西与北京造反派的覆灭-----秦 晖

【随 笔】

印象科隆——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将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阿 陀

【德国之声】

文革五十年：斗争还在继续-----专题报道

德国汉学家文浩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西方的新左派

德国汉学家魏格林回忆文革中的北大-----专 访

【简 讯】

德国科隆大学召开“纪念文革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韦 陀

【资 料】

德国科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简况-----友 珏

【读者来信】

1. 皮皮侠答乔晞华 2. (德) 魏大卫谈会员制 3. 蔡鸣乔纠错

163 期

【专 稿】

中国大陆的记忆文化：以卞仲耘之死为例-----魏格林（德）

“身份政治”的滥觞：文革时期中共高层的家族与派系集团----萧小红（法）

【考 证】

榄杆市刀砍红卫兵事件真伪辨-----印红标

“红八月”北京的暴力峰值时间-----范世涛

【广东文革】

1966年广州封闭《红卫报》事件-----叶曙明

【访谈】

“红八月”：家庭出身·抄家打人-----杨东晓采访 章立凡口述

【述往】

木寨小学斗老师-----王俊义

【资料】

北京市档案馆 1966 年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动态》摘录

北京市普教资料选编：《“四人帮”在“文革”中对普教事业的破坏》摘录

1、西城区原女三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沙×同志被迫害致死

2、东城区分司厅中学干部陈××被迫害致残

3、各区县落实政策的人数情况

4、西城区对文革中中小学教职工受迫害及落实政策调查表

164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二）

【专稿】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的行止去留 -----蒯大富

——关于胡、但编造的“蒯大富7·27上午见了吴德”的海外奇谈

“清华7·27事件”大背景及相关大事件胡-----鹏池 但 桑

【评论】

北大文革中两派分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魏明

——兼评宫香政的文章“谁之过” -----梁珊

解析历史之谜之佳作

——推荐《7·27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儿了？》一文-----唐金鹤

【随 感】

莫让往事尽成灰-----王渊涛

——读王复兴《抢救记忆》兼谈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述 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五）-----宋翔雁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一）-----王复兴

【读者来信】

王云生谈胡、但“7·27上午”一文及清华当年情况

165期 纪念老舍专辑

【专 稿】

“听话出活”的启示——老舍投湖五十周年祭-----启 之

【述 往】

回忆老舍先生奉命写《人同此心》的前前后后-----齐锡宝

【资 料】

我家两年来的变化（《人民日报》1951年1月31日）-----步春生

【电影剧本】

《人同此心》-----老 舍

【评 论】

老舍未发表的电影剧本-----舒 乙

掩埋了四十二年的热忱-----苏叔阳

【读者来信】

1. 董援朝、杜远景谈沈迈克的主题演讲 2. 李晓军谈萧小红的文章

3. 余汝信谈胡鹏池《关于“工宣队”情况的若干考证》等文之误

166 期 林彪研究专辑（一）

【专 稿】

林彪 1971 年 5 月信稿辨析-----余汝信

出逃的林彪专机为什么要带油迫降

——兼谈蒙古对中国三叉戟飞机坠毁事故调查报告的解读——蒋 健

【评 论】

林彪与抗美援朝的那些事-----蒋 健

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评析(三)-----不 平

【资 料】

吉林省暨长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 年 3 月 10 日）

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 年 3 月 25 日）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 年 3 月 28 日）

【读者来信】

1. 不平再答越人 2. 越人答不平 3. 何芬奇谈沈迈克新著之书名的翻译

167 期 林彪研究专辑（二）

【专 稿】

“身逐塞鸿来万里，手披荒草看孤坟”

——探访“九一三”坠机现场-----向 红

【林彪研究】

林彪与七千人大会

——兼论七千人大会前后的高层政治互动与博弈——越 人

浅谈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丁凯文

【史实辨析】

再谈林彪专机的“黑匣子”——蒋 健

“林彪强行与叶群发生性关系”考

——兼谈历史要靠“性”来生动吗？——蒋 健

【读者来信】

1. 横泽泰夫谈老舍专辑
2. 范世涛谈“红八月”的自杀
3. (荷兰)庄菁瑞谈与老舍相关的往事
4. 李素白、郭力、李辅谈纪念老舍

168期 中央学习班 · 周向红专案

我的“文革”——向 红

1. 办周向红学习班的情况
2. 周向红的问题摘要
3. 周向红交待材料（一）
4. 周向红交待材料（二）
5. 周向红交待材料（三）
6. 周向红交待材料：复员前
7. 周向红交待材料：复员后
9. 周向红给周向阳的信（一）
10. 周向红给周向阳的信（二）
11. 周向红给顾北青的信

12. 余翔：关于周向红同我接触的一点情况
13. 顾北青：关于周向红在和我接触中谈论到的一些问题（1974. 4. 27）
14. 顾北青：关于周向红在和我谈话中谈论到的一些问题的补充材料（1974. 5. 13）
15. 周向阳的证明材料

附件：

11. 周向红给黄项阳的信（1--12）
12. 周向红写给黄项阳的日记（1-2）
13. 周向红给鲁莹（晓艾）的信（1-2）

169 期

【专稿】

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王复兴

【考证】

《戚本禹回忆录》指谬（一）

1. 我与戚本禹的交往 2. 关于毛泽东批评彭真
3. 关于“五一六通知” 4. 关于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
5. 关于戚本禹与中央办公厅余汝信

《戚本禹回忆录》指谬（二）——关于严慰冰匿名信案 -----余汝信

【宇清谈画】

那些年我们是怎么画画的（三）

——“大跃进”年代的“美术乌托邦” -----王宇清

【述往】

死亡行军——气象员邝浩泉之死-----郭小林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八）——农工队阶段-----王丕忠

【资 料】

北京师大女附中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

-----《解放》《攀登》《众志成城》《放眼量》大事记编写小组

【读者来信】

1. 读者谈向红之文及其专案
- 2 横泽泰夫、秋山枫叶谈老舍
3. 范世涛谈“红八月”的自杀
4. 读者谈范世涛的文革研究

170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三）

【专 稿】 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钱理群

一．“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1. 毛泽东与刘少奇：两种文革理念、目标，两种政治模式的较量
2. 清华文革第一阶段：“保蒋与反蒋”（1966年6月1日--9日）
3. 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阶段（1966年6月10日——8月8日）
4. 毛泽东与刘少奇最后摊牌
5. “八八”派与“八九”派之争（8月8日——9月23日）

二．“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1. 从井冈山红卫兵到首都三司
2. 三次重要出击

三．从文争到武斗：造反派的分化

1. 群众政治主宰校园：一个难得的历史空隙
2. 群众掌权以后面临的考验
3. 造反派红卫兵的分化与分裂

4. 文争到武斗的历史教训

四. 造反派红卫兵运动历史的终结

1. “七二七”工宣队进驻清华的前因后果

2. 最后的接见

3. 历史的最后一页：工宣队统治下的清华

171 期

【专 稿】

社会视野下的武汉初期文革-----徐海亮

【考 证】

《戚本禹回忆录》指谬（三）

——关于杨尚昆“秘密安放窃听器”问题-----余汝信

【宇清谈画】

那些年，我们是怎么画画的（四）

膜拜“最新最美”：“现代年画”视野里的中国新文化-----王宇清

【述 往】

跪戕——张守良之死-----郭小林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九）——上诉平反·后记·补遗-----王丕忠

附录一：王孝基：波叔和我们一家

附录二：高忆陵：继父其人

【文 摘】

关于文革的反思与反省——教育·体制·人性·国民性-----钱理群

【读者来信】

1. 杜文：读王复兴《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一文有感
2. 沈爱华谈“宇清谈画”
3. 北京四中退休教师给王复兴先生的信
4. 胡启明、陈小穆、腊生谈 168 期向红专辑

172 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四）

【专 稿】

回复蒯大富：四大点与四小点-----胡鹏池 但桑

【评 论】

真相的迷雾——答章铎校友-----俞小平

毛泽东与《新北大》-----智 晴

北大文革两派分裂，源自人心向背-----陈子明 林 爻

【述 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一）-----陆伟国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六）-----宋翔雁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二）-----王复兴

【读者来信】

1. 刘进纠错：魏格林文章中的两处误植
2. 张晓良纠错
3. 北京四中校友致信王复兴，谈其《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一文

173 期 道县文革大屠杀专辑

【专稿】

采访手记——关于《血的神话》的资料收集与出版-----谭合成

惟真主义——《血的神话》再版后记 -----谭合成

一、引言

二、文革后政府对杀人是如何处理的？

三、当时制止杀人的两支部队为什么突然撤离？

附录：道县文革农村杀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干部基本情况表

【资料】

零陵（永州）地区十一县市关于文革杀人问题的调查报告 1

1. 中共祁阳县关于“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调查报告

2. 中共东安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问题的调查报告

3. 中共双牌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4. 中共宁远县委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5. 中共江永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6. 中共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7. 中共新田县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8. 中共蓝山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附件：中共蓝山县委贯彻省委（85）12号文件：

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节录）

9. 中共冷水滩市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10. 中共永州市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11. 中共道县县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问题的情况的总结报告：

关于一九六七年，“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

【文摘】竹幕后的血腥——评《血的神话》（节选）-----庄生蝶

【专稿】

清华校友热议钱理群的《群众政治》一文 ————— 孙怒涛整理

1. 【综合评论】 2. 【重点探讨】 3. 【精彩点评】

4. 【纠错指正】 5. 【钱老回应】

【评论】

台前与幕后——北京高校文革群众运动简评 ————— 赵惠中

革初期聂元梓赴沪串连大有来头 ————— 智 晴

北大校文革二组整了哪些“黑材料”？ ————— 舒 声

历史的求索 ——《抢救记忆》阅读随想 ————— 黄虹坚

【述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二） ————— 陆伟国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七） ————— 宋翔雁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三）（摘选）—— 王复兴

175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六）

【专稿】

是论文个中整学生的现象及其根源——以北京大学为例 ———— 舒 声

【论文】

清华 727 事件——1968 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

——导言：以逻辑之手掀开历史暗窗 ————— 胡鹏池

【评论】

浅谈北大武斗所用器具及给学校造成的财产损失

——《北京大学纪事》正误与补充 ————樊能廷

【述 往】

我在清华“古拉格”92天——————谢引麟

难忘燕园. 1969年（一）——————吴 琮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三）——————陆伟国

我的回忆：关于地缘文革（八）——————宋翔雁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王复兴

176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七）

【专 稿】

夏雨遍地流 ——评秦晖的《血腥之夏》——————胡鹏池 但 桑 蒋南峰

引言：郑重建议

一、秦文关于“清华727事件”的混乱与错误

二、秦文关于“清华—北航黑会”的混乱与错误

结语：著书立说者应该有怎样的坚持？

【评 论】

关于红卫兵运动的理论分析——————陆 伟

【述 往】

忘的燕园· 1969年（二）——————吴 琮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四）——————陆伟国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九）——————宋翔雁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1967年北大再次大乱（五）——王复兴

177期 上山下乡专辑（一）

【专稿】

一部难得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口述史大全

——读朱维毅《生命中的兵团》——马昌海

【述往】

除夕悲雪——孙阳武与诸排长——郭小林

北大荒忆旧三则——季超男

1. 查夜

2. “把×××揪出来！”

3. “砸烂资产阶级糖罐子！”

起锚后补——生死兄妹情——黄东汉

【重要启事】

本刊将于2017年实行会员登记制

【来信选登】

一、关于会员制的不同意见：同意、反对、疑虑与建议等

二、野火度沧桑谈《记忆》

178期 上山下乡专辑（二）

【专稿】

书信里的知青心路历程——读《民间书信》钱理群

【来信选登】

1. 崔金珂：对会员制的意见和建议
2. 程真：市场化是大方向
3. 印红标：读者参与可以以三种方式
4. 大卫：收费是个好办法
5. 陆伟国：不妨把会员分成两类
6. 王复兴：降低标准并转载好文章
7. 陈闯创：会员应有更多的权益
8. 肃慎猫：赞同并支持会员制
9. 杨隼：访谈史料能发表吗？
10. 陈闯创纠错

【资料】

2017年《记忆》总目录

（179期—210期）

179期

【专稿】

王端阳日记（一）

【启事修订】 —————方惜辰

【编读往来】 —————读者来信谈会员制 编者有答

【方答读者】 —————方惜辰

180期 李宇锋纪念专辑

【三老同悲】

这个世上难得的完人 -----郑仲兵

宇锋是我的忘年交-----刘家驹

身残志坚李宇锋-----阎长贵

【北大师友】

北京大学同学的悼词

痛失李宇锋，我能说什么 -----钱理群

老大不死-----罗 新

兄长宇锋-----熊唤军

宇锋的笑容-----宋晓霞

关于宇锋的点滴-----谢 宁

逆风前行忆宇锋-----阮柳红

不思量，自难忘-----曾楚风

天堂里的笑声-----女 真

宇锋，我不想说再见-----郑 梅

【文衡同仁】

宇锋，说走就走了-----冯敬兰

怀念宇锋-----丁 东

他是一个最苦最难的义工——痛悼宇锋-----何 蜀

宇锋的意义-----雷 颐

我心目中的宇锋-----蒋 健

夜航传灯有斯人-----韩 钢 王海光

怀念宇锋（诗一首） -----刘 若

何须向死而生——宇锋琐记-----戴为伟

一点回想——我与宇锋-----徐海亮

怀念宇锋兄-----白 磊

宇锋，我对你说 -----刘 进

不可复制的历史人物——宇锋二三事-----吴 迪

【文衡资料】

给王年一的六封信（2005-2006）-----李宇锋

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简况（2014）-----李宇锋

181期 地方文革研究专辑（一）

【专 稿】

广西文革——解码“七二五讲话”幕后真相-----萧 宏

【评 论】

从地方文革看文化大革命

——读《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钱理群

【书 讯】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出版 ----- 续霜红

赵瑜和他的《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朱 竞

【编读往来】

1. 80后、50后、30后及外国学者谈纪念李宇锋 2. 老赵谈“方答读者”

3. 越人提议刊发简短书评 宋翔雁希望为回忆录提供平台

4. 眉间尺介绍美国总统图书馆的文革资料

182期

【专稿】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初探 —————王复兴

文革中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

——兼与俞小平、陈子明、林爻、艾群先生商榷—————宫香政

【述 往】

1968年329的北大武斗——48年后的集体回忆

—————陈子明 樊能廷 韩长绵 华国藩

—————李国俊 姚建明 张 俭 朱开定

难忘的燕园·1969（三）——回到38楼的半年—————吴 琼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六） —————陆伟国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九）—————宋翔燕

【文 摘】

良知漫漶的岁月—————屈长江

【读者来信】

1. 北京大学谢定国《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被胡佛档案馆收藏

2. 北京四中老高三任富田谈王复兴文

183 期

【专稿】

文革答问（节选）—————郑仲兵

【评杨继绳书】

大彻大悟的巨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读后————李 辅

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小 鹰

《天地翻覆》争议管见 -----丁 东

【读书】

七十年大限：《古拉格群岛》读后-----陆 凌

【怀旧】

润物细无声——追忆我们的英语老师王旭-----叶维丽

【述往】

抢粮——成都支农往事 -----蔡 楚

一个老红军的文革遭遇 ----- 裴文秀 黄永辉

【书信】

给妈妈的信（1966年6月12日）----- 李南央

【文摘】

略谈中国史学的双重职能----- 单少杰

【收藏】

胡佛档案馆设立“王复兴专档”

【读者来信】

1. 陆伟国正误 2. 任富田与王复兴的通信

184期 王端阳日记（二）一个红卫兵的日记

185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九）

【专稿】

北大井冈山兵团和王、关、戚真的没有关系吗？-----胡拾音

【怀人】

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王建鑫、周善丰 -----丁向阳

王建鑫温州遇难的前前后后 -----张若京

【述往】

难忘的燕园·1969（四）——未婚妻之死 -----吴 琮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六）-----陆伟国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 -----宋翔雁

【资料】

《新人大》第六期（1967年3月30日）

【文摘】

“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 侯成亚

比赛革命的革命：对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节选）——胡 平

【读者来信】

1. 郭予庆谈萧宏《广西文革解码》一文在史料证据方面的不足

2. 赵昊明谈萧宏的文风 3. 王德生、朱力谈郑仲兵的《文革答问》

4. 王复兴更正

186期 纪念反右运动六十周年专辑（一）

【专 稿】

“猴子被吓住，鸡却没有死”：我的母亲刘衡 -----刘新华

文革中清华大学原右派分子的境遇-----张 比

【评 论】

“自由退出”与“言者无罪”

——纪念右派蒙难60周年-----吴美潮

【读 书】

拒绝遗忘：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读张先痴：《格拉古梦魇》——钱理群

【述 往】

上海交大的第一张大字报 ——吴美潮

【文 摘】

“57 右派”已成为极高的荣誉 ——林培瑞

《五十年後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前言 ——丁 抒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节选）

——对“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再考察——程映虹

187 期 反右派运动六十周年纪念专辑（二）

【本刊专稿】

我所亲历的清华反右——铁 藩

188 期 纪念反右派运动六十周年专辑（三）

【专 稿】

看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子——以戴煌为例——潘袪病

附录一：“一起听讲座”微信网友同期提问 附录二：简答网友（节选）

怀瑜握瑾 正道直行——追忆先父戴煌 ——为伟 晋京

戴煌和他的时代（附：追悼会挽词）——启 之

【戴煌遗作·评论】

我应终生牢记这两种人-----戴煌

我所遇到的“阶级斗争”-----戴煌

我为何常常赞念这两句话-----戴煌

蒋介石解决陆铿的问题及引发的联想-----戴煌

【戴煌遗作·述往】

检讨我参加的“肃反”工作-----戴煌

【戴煌笔记 日记】

1957 年 6 月 22 至 7 月 6 日戴煌部分工作笔记

1957 年秋冬至 1958 年冬春日记-----戴煌

【资料】

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一封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

1957 年 10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1978 年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右派问题的两个文件手抄记录（第 11 号、第 5 号）

189 期 2016 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

【专稿】

关于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派性问题圆桌讨论会的报告-----文浩

【评论】

解读刘丽英《往事回首》兼谈造反派定义-----杜钧福

【评杨书】

评杨书前言历史决议-----胡鹏池

吴法宪的这个说法能采信吗：小议《天翻地覆》的考据-----刘建业

【读书】

字里行间的反思：一位思想者的《回首文革》批注-----途 客

【旧文新编】

纪念海外“文化革命”四十六周年（1970-1976）

——一段金色的记忆与反思-----龚忠武（台湾）

【编读往来】

1. 张正儒认为，胡拾音的文章仍在沿用文革思维
2. 何蜀正误
3. 樊能廷对于胡拾音文章的一点意见

190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十）

【专 稿】

批判文革不要继续派性论战 -----唐 要

评胡拾音的文革思维 -----陈子明 林爻

【评 论】

北大保卫组在文革中都做了什么：与舒声和郑实商榷-----谢甲林

事实与逻辑——就北大武斗答宫香政同学 -----俞小平

答宫香政同学的质疑-----艾 群

【读 书】

评王复兴《抢救记忆》-----舒 声

人民的文革，还是被文革愚弄和诱惑的民众？

——与王复兴学兄商榷——（节选）吴根耀

【述往】

难忘的燕园 1969（五）——别了，燕园 ————吴 琼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七）——陆伟国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一）——宋翔雁

191 期 王端阳日记（三）

192 期 王端阳日记（四）

193 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十一）

【专稿】

从人性的角度审视历史 ————蔡鸣乔

【评论】

从“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说起——古 柯

答魏明、梁珊、陈子明、林爻先生

附：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宣言——宫香政

【述往】

在清华“渣滓洞”十个月（胡鹏池改写）——刘 冰

难忘的燕园·1969（六）——尾声 ————吴 琼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八）——陆伟国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二）——宋翔雁

【资料】

1957年上海交大的第一张大字报 -----吴美潮

北京航空学院文革大事记残篇（1966--1967）-----梁幼志

【读者来信】

1. 冯科臣读《记忆》感想两则
2. 郑大同谈高校专辑

194期 “九一三”文献（一）**【黑线】**

1. 与黑线人物接触谈论问题的情况
2. 参加郑长华、姬应伍请米家农的老婆吃饭和顾同舟老婆吃饭情况
3. 补充交待材料

【黑会】

1. 参加和召开黑骨干会的活动
2. 参加黑骨干会活动的补充材料
3. 参加三次骨干会议的人
4. 刘锦萍在虹桥机场民航接待室召开骨干会议讲话内容（1971）
5. 周宇驰在巨鹿路招待所召开的骨干会议上讲话的内容（1971）

【黑言论】

1. 散布攻击言论的问题
2. 散布林贼死党江腾蛟、王维国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的言论

【黑措施】

1. 关于贯彻执行林贼的“两打”和《空军作战文件》的问题
2. 王维国向高炮三、八师布置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试点训题

195期“九一三”文献（二）

【黑武器】

1.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交待与王辉章有关的以下问题
2. 关于军械修理厂仿造小型冲锋枪的情况
3. 关于空司军务部赖参谋七一年六月到奉贤靶场看高炮部队况
4. 关于领发黑武器的问题
5. 关于我的手枪
6. 关于一九七一年四月间从空军领发一千条枪的情况
7. 一九七一年四月派王辉章去空司要武器装备问题和对两批况
8.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加强战备后要王辉章领发南空送来况
9. 在调动高机连的问题上我交待王辉章办理具体事情的情况
10. 王维国向高炮三、八师布置进行轻武器和地面战术试点训题

【反动组织路线】

1. 关于张志英复员问题
2. 关于刘蔚林的情况
3. 调白振海去南空工作时我和他谈话的内容
4. 关于“814站”修建营房的情况
5. 我和郭广权在上海接触的情况
6. 批判胡开德同志的所谓错误时王辉章的发言情况
7. 七零年十二月王超前等人到我家里去谈论问题的情况

8. 我所了解的关于蒋国璋从浙江给军部打字室征来两名打字况
9. 关于王维国在新华一邨成立教导队的问题
10. 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提纲）
11. 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

【关于九届二中的传达】

1. 我参加一九七零年十月军党委扩大会情况
2. 我和叶蜚闻参加一九七零年十月军党委扩大会议情况

【吹捧及制造舆论】

1. 为林贼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舆论
2. 关于吹捧、制造舆论问题的补充材料

【九一三以后】

1.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
2.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补充材料
3. “九一三”以后我和梁金钟接触情况
4.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叶蜚闻在司令部黑骨干会上的发言容
5.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司令部开会研究贯彻执行

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措施和叶蜚闻整理会议材料况

【其它问题】

1. 关于几个问题的情况
2. 我给高雨民航空兵九师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材料情况

196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十二）

【专稿】

中国人民大学的“七人信”：我与人大文革 -----李豫生

关于舒声对《抢救记忆》一书的评论的评论

——兼谈北大文革史中的几个问题——王复兴

【评论】

说“北大井冈山兵团是保王、关、戚的”就是文革思维吗？——胡拾音

评毛泽东给聂元梓戴的“三顶帽子”——宫香政

【述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九）——陆伟国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三）——宋翔雁

【读者来信】

1. 肃水：蔡鸣乔的文章有深度 2. 宫香政：190期读后感

197期

【专稿】

从文革初两封给毛主席的信想到的——唐燕

【评杨钱书】

三个软硬伤——评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五章——胡鹏池

一条线，还是两条线？——评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五章（上）

兼评钱理群《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第一章

——胡鹏池

对谈钱理群先生的“文革观”——小鹰

【读书】

中国革命暴力现象的再审视

——读《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崔龙浩

【怀人】

忆母亲——为文革五十周年而作-----秦 学

【序跋】

追寻与命运——造反派自述自序-----黄玉梅

【旧文新编】

小学生成了“反革命”——双堡小学“教育革命”中的反标-----郜银林

【资料】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人民日报 1966.06.18）

198期“九一三”文献（三）

编者按

【我的错误】

1. 错误事实提纲
2. 错误事实
3.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一）
4.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二）

【我的交待】

1. 交待错误罪行提纲——我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错误罪行
2. 我对错误的检查
3. 补充交待材料

【执行反动组织路线】

1. 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
2. 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问题

3. 干部初评

【整风】

1. 七一年二月司令部整风时我和杨运辉个别谈话情况
2. 七一年二月司令部整风时我和杨运辉个别谈话的补充情况
3. 杨运辉汇报 43 团机务大队一个机务中队的作风情况时我对杨运辉讲话况

199 期 “九一三” 文献（四）

【学习班日记】 1971 年 6 月至 1973 年 5 月

【“两谋”】

关于开会布置给两个高机连准备住房问题的情况

【派系矛盾】

关于参加李寿山追悼会的情况

关于拉练情况

【申诉】

对审查材料的意见

给军党委、南空党委、空军党委的申诉信

重新审查请求书

【后记】

杨辉平：关于父亲留下的检查交待材料

200 期 王端阳日记（五）北大荒日记

201 期 王端阳日记（六）北大荒日记

202 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十三）中国人民大学专辑（上）

【道歉】

我要回母校向校长和老师当面道歉：回忆在人大的文革历史——许景禹

【怀人】

母亲啊，你一生写过多少交代——顾 土

寸草心犹在，不忘慈父情：在五七干校，父亲仰药自尽——项 威

【述往】

长矛刺入他的头颅 7 公分——李豫生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孤岛时期——陆伟国

我在文革中是怎样闹革命的（上）——林俊德

【口述】

右派许惠尔为何被打死——高放 口述

我是怎样被毒打的——高承宗 口述

【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大事记——陆伟国

203 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十四）中国人民大学专辑（下）

【专稿】

母亲阮季，永远活在我的生命延续中——尚晓援

【怀人】

追忆父亲，我能写成一本厚厚的书——孟小灯

祖母，你因何受难——陈 原

【述往】

我成了叛徒、特务-----卫兴华

我在文革中是怎样闹革命的（下）-----林俊德

【口述】

吴淮阳记录 我是个“保郭派”-----张林南 口述

【文摘】

看尽惊涛起落时——文革记事-----冯其庸

在“运动”中如何保持清醒头脑-----宋 涛

“四清”归来，我直接进了“牛棚”-----方汉奇

漏洞百出的大批判-----高 放

【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文革时期部分死难者简表

203 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十四）中国人民大学专辑（下）

【专稿】

母亲阮季，永远活在我的生命延续中-----尚晓媛

【怀人】

追忆父亲，我能写成一本厚厚的书-----孟小灯

祖母，你因何受难-----陈 原

【述往】

我成了叛徒、特务-----卫兴华

我在文革中是怎样闹革命的（下）-----林俊德

【口述】

吴淮阳记录 我是个“保郭派”-----张林南 口述

【文摘】

看尽惊涛起落时——文革记事 —————冯其庸

在“运动”中如何保持清醒头脑—————宋 涛

“四清”归来，我直接进了“牛棚”—————方汉奇

漏洞百出的大批判 —————方汉奇

【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文革时期部分死难者简表

204 期 澳洲文革研究专辑

【专 稿】

“炮打司令部”：墨尔本大学文革暴发 50 周年纪学术研讨展览会—————王 侍

附：安东篱（Antonia Finnane）及 王侍（Shan Windscrip）学术简历

【序 跋】

毛泽东与当今中国社会：《文革五十年祭》代序—————何与怀

【读 书】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读项德宝《“文革”牢狱之拍案惊奇录》——何丹尼

【述 往】

久缠心头的“5·16”梦魇：确实与金敬迈无关—————冰 夫

生命中的血红碎片—————胡仄佳

文革杀人现场目击记—————刘 放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院内院外—————安 红

205 期 王林家书·上山下乡时期（上）

1. 庆友给父亲王林的信（1968. 9. 8）
2.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8. 9. 23）
3.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 10. 23）
4. 王端阳给王克平、王颂英、姥姥的信（1968. 10. 23）
5. 王庆友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 10. 5）
6. 父亲王林给王庆友的信（1968. 10. 27）
7. 王庆友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 10. 29）
8. 王玮给王庆友的信（1968. 10. 29）
9. 王玮给王庆友的信（1968. 10. 29）
10.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 11. 5）
11.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8. 11. 10）
12.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8. 11. 10）
13. 王端阳给王庆友的信（1968. 11. 11）
14.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 11. 20）
15.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8. 12. 11）
16. 王端阳给弟妹王克平、王庆友、王颂英的信（1968. 12. 14）
17.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 1. 22）
18.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 1. 30）
19.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3. 17）
20. 王庆友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 3. 19）
21. 王庆友给王克平的信（1969. 3. 19）
22.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 3. 23）
23. 颂英的信（1969. 3. 30）
24. 母亲刘燕瑾给父亲王林、王克平的信（1969. 4. 15）

25.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 4. 16）
26.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 4. 21）
27. 王颂英给王端阳的信（1969. 4. 21）
28.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4. 25）
29.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 4. 29）
30.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 4. 29）
31.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5. 8）
32.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王克平的信（1969. 5. 10）
33.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王克平的信（1969. 5. 19）
34. 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5. 28）
35.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5. 31）
36.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3）
37.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4）
38.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6）
39.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 6. 16）
40.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17）
41. 刘卫民给王端阳的信（1969. 6. 26）
42. 刘建军给王庆友的信（1969. 6. 26）
43.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27）
44.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27）
45.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28）
46. 王颂英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6）
47.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6）
48. 王庆友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7. 7）

49.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7. 9）
50.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12）
51.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13）
52. 父亲王林给端阳的信（1969. 7. 13）
53.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16）
54. 王庆友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16）
55.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20）
56. 父亲王林给王庆友的信（1969. 7. 20）
57.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20）
58.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 7. 21）
59.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7. 23）
60.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24）
61. 刘卫民给王克平的信（1969. 7. 24）
62.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 7. 25）
63.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 7. 26）
64.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7. 27）
65.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7. 27）
66.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1）
67.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2）
68.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8）
69.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10）
70. 刘燕玉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11）
71. 刘卫锋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11）
72. 王庆友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13）

73. 王庆友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13）
74.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15）
75.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17）
76.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17）
77. 王端阳、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19）

206 期 王林家书·上山下乡时期（下）

1. 刘卫军给王端阳的信（1969. 9. 6）
2.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9. 7）
3.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颂英、小燕的信（1969. 9. 11）
4.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 9. 21）
5.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9. 22）
6. 张小雁、张小英给王端阳的信（1969. 9. 1）
7.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 9. 21）
8.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 10. 1）
9.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 10. 1）
10. 王端阳给王庆友、王颂英的信（1969. 10. 14）
11.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10. 14）
12.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 10. 15）
13.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 10. 20）
14. 刘卫锋给王端阳的信（1969. 10. 30）
15. 王晓燕给王端阳的信（1969. 10. 31）
16.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 11. 7）

17.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69. 11. 13)
18.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 (1969. 11. 17)
19.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69. 11. 28)
20.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 (1969. 11. 30)
21.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 (1969. 11. 30)
22.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69. 12. 8)
23.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 (1969. 12. 14)
24.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69. 12. 22)
25.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69. 12. 22)
26.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1. 5)
27.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1. 6)
28.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1. 12)
29.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1. 14)
30.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1. 19)
31.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1. 29)
32.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1. 31)
33.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2. 3)
34.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2. 16)
35. 王端阳给王颂英的信 (1970. 2. 20)
36.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2. 27)
37.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3. 8)
38.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3. 8)
39.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3. 15)
40.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3. 22)

41. 王克平给王颂英的信 (1970. 3. 22)
42. 王克平给小陈的信 (1970. 3. 22)
43.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3. 23)
44.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3. 24)
45.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3. 25)
46.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5. 7)
47.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1)
48. 王庆友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6. 3)
49. 父亲王林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4)
50.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4)
51.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5)
52. 父亲王林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7)
53.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10)
54. 王晓燕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10)
55. 母亲刘燕瑾给王庆友的信 (1970. 6. 12)
56. 父亲王林给王克平的信 (1970. 6. 17)
57.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18)
58.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20)
59.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22)
60.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 (1970. 6. 26)
61.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 (1970. 6. 28)

【专稿】

对施害者和受害者不能各打五十大板

——以北京大学为例谈对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评价——舒 声

【评论】

论“人民的文革”——与吴根耀学友交流——王复兴

致艾群先生——关于北大文革史中的六个问题——宫香政

【述往】

北大文革中“监听电话”纪实——胡志远 耿天鹏 温标 樊能廷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一）——陆伟国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四）——宋翔雁

【书讯】

聂元梓新版回忆录《我在文革漩涡中》出版

附：出版说明·主要目录——霜 红

【文摘】

文革初，我在北京市委当文教书记

——《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节选（上）——郭影秋

【读者来信】

张新民谈五年来的“九一三”专辑

208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十六）

【专稿】

《清华七二七事件》序——川 文

播种有生命力的思想：《清华七二七事件》不结束语——胡鹏池 但 粦

【罗文胡注】

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

第一章：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记1966年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罗征启

罗征启《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第一章评注——胡鹏池

附件一：邵斌来函

附件二：刘冰：关于“八二四事件”的回忆

附件三：神逸（即马楠）的聊天

附件四：阎淮：关于“八二四事件”的回忆

附件五：胡鹏池：叶不落归树！——读老淮文章有感

209期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专辑（一）

【专稿】

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的奥秘——周伦佐

“概念”六日谈——小鹰

第一日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第二日 关于“社会发展规律”

第三日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第四日 关于“阶级斗争”

第五日 关于“剩余价值”

第六日 关于马克思的六道思考题

【评论】

历史之人与历史之作：科拉科夫斯基及其代表作述评——唐少杰

【文摘】

毛泽东的农民马克思主义——（波）科拉科夫斯基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跋》——（波）科拉科夫斯基

210期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专辑（二）

【专稿】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大革命——谭天荣

【序跋】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李 锐

【评论】

黎澍的发现：马恩没有说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启 之

【文摘】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王若水

四十三年成一梦，劫后空余百创身：谈马克思主义哲学——李洪林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何 方

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张宣三

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余 孚

【域外之声】

寻找真实的马克思——史傅德（Fred E. Schrader）

【读者来信】

郜熊谈冯克之误 ■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 行